

沈麟系選丙辰水鏡篇叙

丙辰二十房選者無慮數十家獨婁江沈麟系選本  
最爲精核屬沈復甫問名陳子陳子曰諸公皆命世  
大賢其文率從真精神微細流注而出其座師又以  
天耳賞之以道眼別之似無容更加揀擇而學者若  
于篇帙繁浩未覩大全于是始有選選文如選人要  
以水鏡爲主器使欲圓通甄拔欲精特品題欲清審  
雖書生七寸之管儼然山公啓事也山濤居選十年  
帝之所用或非首舉衆人猶以爲言其後山簡繼濤

陔叢書卷之八  
卷之八  
領吏曹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朝論服  
之文至二十房而聖賢豪傑之路廣矣獨恨丙辰一  
科羣龍無首自麟系拈出俱屬真龍始信夫人而可  
爲首也豈不快哉麟系尊人曰日峯先生嘗爲文選  
郎號稱名吏部今麟系少孤好古能文章每一房稿  
出輒構置几案間動靜諷咏細加丹鉛惟恐有失才  
之嘆甚矣其似日峯先生矣唐天寶間改吏部爲文  
部麟系沈氏之山簡也是選成請題曰文部水鏡何  
如

覺巖詩叙

今方以內獨浮屠氏無累然有四種相好豎梵刹以  
土木作功德此僧而工者也販酒賣漿僧而商者也  
火耕刀種僧而農者也手不停披口不絕吟僧而儒  
者也僧而儒者吾社中有秋潭念空蓮儒慧解蕉幻  
超然而周公美時爲余稱覺岩上不置已舞棹訪  
余白石村出其詩讀之虛和玄淡多近自然凡時流  
餽釘之集與衲子蔬笋之氣洗汰都盡矣所居爲平  
望四面皆空水菰蘆鳧鷖與烟上下寺前卽鶯脰湖

陔希公先生集 卷之八  
玄真子張志和釣魚處也余時時訪其故蹟不可得  
異日以舴艋載公美挂帆於花香水白之間與覺公  
賡相唱和玄真子可以呼而出矣

顧亭之文稿叙

延陵季子之鄉涇陽先生以文章節義理學震天下  
賓客罕通門庭蕭蕭日手一編課子耳仲秋談齋頭  
出長公亭之見余望之温然吉德君子也已讀其薈  
荔齋新稿如段太尉折衝兵間不復知爲儒者如廬  
山康王谷聞數十萬軍不復知爲瀑布水聲也亭之  
胸中貯萬卷書筆下具八面才其精神足雄長一世  
顧退而沐浴父師之教密心踵息迸發於文章孔叢  
子曰人之精神謂之聖子瞻曰精出爲動神守爲靜

動靜卽精神也亭之之文變化曲折動靜以時而精神畢露推而入道不爲豪杰聖賢吾不復相士矣客曰亭之文精神注射人而猶伏雌者何也余曰不聞李伯時畫乎伯時作李將軍奪胡兒馬挾馬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箭鋒所注度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若悟此畫格便知應弦之妙方在亭之手中今引滿直未發發則飲羽石虎且不難難一騎哉他日拾高第推詞場中飛將軍者必亭之也請序其文以爲左券

### 穆上人詩叙

人間最清者惟僧與鶴耳鶴不得不唳則僧不得不吟此皆發自天籟而唐人乃以解舞爲卑苦吟爲俗蓋拘奇之論也穆公栖南屏山下其踪跡皆入樵牧不經猿鳥不到處多經年少旬月興盡而歸巾舄冉冉尚有雲氣其詩孤秀而一清則決不可及如秋江霜日鶴鳴九皋而絲竹之聲一時頓廢矣大抵詩僧有二做寒山則落于歌偈評唱做貫休則落于投謁攀緣二道已絕則詩格高穆公蓋其人乎余山有梅

陳希公先生集卷之八  
無鶴今得穆公詩向梅花間一歌一唱吾家童子正  
不必籠鶴入山矣

杖頭小卷叙

詩衲惟公自匡廬策杖訪陳子於白石山山中梅花  
如霰酷香撩人惟公逗花下不忍歸而陳子讀其小  
卷詩甚樂曰他不足以擬之唐人詠梅云香中別有  
韻清極不知寒其惟公之詩品乎宋九僧詩秀句迸  
出載方氏健髓而全集不獲見獨唐之清晝靈澈于  
頤劉夢得叙而傳之而其詩始聞於後世學道之人  
不喜走名而大人先生之能文好事者必欲長其聲  
價而後已今諸君子于惟公詩亦然孤梅冷艷何意

西華公先生集 卷之八  
求聞而蜂蝶先覺之吾曹鼻觀寧出渠下此惟公小  
卷之所由刻也夫花彌香謝彌速唯公香句已落人  
間尚進而求之括囊杜德機杖頭有舌不能無詩杖  
頭有眼不復與人輕言詩姑以小卷指示之何如

崔徵仲秋谷集敘

崔大夫徵仲未歸思遁曰秋谷未六十署老曰西叟  
西叟無對正堪對東坡耳大夫令崇仁嚙強不肯作  
逆祠詩權璫大恨削籍逮繫幾饜老魅之腹士民哭  
而隨之大夫豪吟自若旣而烏號上升鴻弋何慕  
大夫自是真爲谷中主人矣越兩年言者薦起理兩  
浙鹽筴策蹇蘇堤顧影自嘆眉道人曰甚矣大夫之  
巧類東坡也第東坡之遭際有差遜大夫者三東坡  
謫瘴鄉僅儼官屋有司猶謂不可買地築室鄉人畚

士運甕以助之而崔大夫饒有秋谷之勝東坡似弗若也東坡攜幼子過渡海諸子不克隨大夫季子從八歲能屬文十三能賦詩詩有長吉溫李之風父子團圞更相倡和東坡似弗若也東坡貧不能返蜀其詩云有田不歸如江水崔氏兄弟預買秋谷以待大夫之退老古松卓壁飛瀑長溪種種人外之奇勝皆在大夫離落中進退綽然又在大夫掌握中東坡似弗若也其巧相類者兩先生以詩得崇同意外得生同賜之西湖長同詩仙同風流節義威武不能屈同有德于武林家寫畫像飲食必祝無所往而不同豈西叟即東坡後身乎自今以往品題咏歌度且倍是請續秋谷集而流通之與蘇公並傳焉



陽春先生集

卷之八

四三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九

集敘

趙文毅集敘

徐使君紫雲亭詩敘

鴈峰山人遺稿敘

吳幼民交綬集敘

聽竹樓詩集敘

楊少詹寧澹齋詩集敘

霜鏡集敘

貢二山斗酒堂詩集敘

陳季方嘯閣詩敘

杜司空春星堂存稿敘

方士心蔗陶軒詩敘

張侗初寶日堂文稿敘

沈雨若詩稿敘

楊玄藜詩集敘

曹允大詩敘

秦仲一鳴籟集敘

戴士毅漫遊草敘

沈友夔雪初堂稿敘

秋眺秋遊總敘

湯伯衡石礪集敘

巢阿子半畱亭彙稿敘

朱滄起詩敘

顧嘿孫閒遊草敘

陳渭潢文似堂詩稿敘

涂子期一杯水叙

易仲宣金陵草叙

門人陸慶紹

孟聞甫較梓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九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趙文毅集敘

孟氏之願學孔子也從何而入從狂狷始也狂狷從剛大始也晚世以圓融為學問以遊移遷就為事功此非易之比而詩之詭隨乎嘗熟趙文毅公張江陵

所造士也江陵不奔喪公與同館吳復菴論劾之傳  
旨杖闕下命懸呼吸豈博名高直恨江陵不子一  
而紛紛具疏請畱者其不子幾且百公首倡而鄒而  
沈而艾繼之天下號爲五君子猶有數伺其動靜密  
贊于江陵之門者而公謝客讀書爲詩文自若也江  
陵敗 環召公還朝而公高臥未肯起即強起危言  
危行自若也或勸公姑委蛇以柔人心旦暮取卿相  
如反覆左右手公笑曰而視趙汝師豈三公可嚇者  
耶爾時朝野所最重若升 儲若策虜若救荒若江

南賦煩役重公挺然與當路慷慨論列而分別人才  
之真僞好醜尤斷斷乎不少假借僉人從中鑿之勢  
難強合請南五年乞歸者七立朝堂堂直置枚卜于  
度外即黃紙盡處少押數字安所置重輕于公哉平  
生流涕策等身書不及試之生前而身後四十年始  
刻之家塾讀者嘆其有卓識有英藻有正骨有辣手  
如黃河之翁張排蕩而無反勢如雷霆之抨擊震撼  
而無還聲豈肯畱纖毫隱忍于喉嗑而蟠結于胸次  
者乎惡圓惡曲類元次山公是先生公非先生類劉

貢父馳騁古今室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似與李伯紀陳全甫竝馳爭先他莫敢望也今天下僞中行不能救世惟狂狷乃能救世有罡氣河岳可乘之而載有罡風神仙可御之而行有剛大之文使人覺名位可輕而人紀天嘗必不可一日不撐拄天下如趙文毅公此集是也老氏齒剛舌柔漸開鄉愿法門蘇子云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乃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今文毅公子孫皆挺潔不苟合以文章吏治有聞於當時蓋太剛不折之報如此直臣有後山祗地靈且將呵護而擁衛之况區區科第乎哉

徐使君紫雲亭詩序

青谿徐使君秋日屏騶騎訪余山中無一語及俗而談稅甚雋永余曰古人詩文皆有首尾而離騷南華獨不然此哀樂過人笑啼無端者也語未究而使君止之曰唯唯吾昔學琴而未解譜嘗中夜徙倚空庭中聞隔垣老嫗有哭子者忽高忽下忽彼忽此忽有義味忽無義味而不覺悽然悟曰此即琴譜也因琴悟詩因詩而悟離騷南華老杜之言皆類是是說也吾懷之胷中十餘年而鮮有合者不意乃得之子使

君別去出詩草寄余余讀之嘆曰深造哉此悟後詩也使君秀傑之氣摩戛雲霄疏越之音振動金石凡具耳目者誰不聞且見之獨其匠心必肖取姿必妍寫物必生排勢必動非直讀者不知即作者之時亦不知其冥搜立詣一至于此迨詩成而付之一唱三嘆之餘然後覺詩有意中語同賞者有意中語而其探珠于象罔得子于虎穴終不能拈與賞音者道即道亦不解也蓋詩道至此而精微極矣人能識大地盡是悟門方解讀莊騷讀莊騷方解讀老杜讀老杜方解讀徐使君詩使君曰審若是盍不一言以和我余曰和不如解使君曰解不如悟

鴈峯山人遺稿序

史子虛先生攜鴈峯山人稿見示公名立模字貴宏  
正德辛未進士也授兵科給事中歷惠州守先謫通  
州判疏論養馬之弊甚晰歲旱苦蝗公下令以米一  
斗易蝗一升蝗不能爲災郡乘中失載其事但載與  
張夏兩相國異同耳人生五嘗之性用智爲難仁義  
禮信過則近厚過於智則縱橫矣張夏徒手取卿相  
而智術近類之當大禮昌言之時雖有彊項者心知  
其非是而猶佯相附和挺險走捷取大官獨史公與

永嘉張文忠同年貴溪夏文愍同官而持論侃侃各  
自有異同兩相國啣之出知外郡公不怨不尤不翹  
翹爲名高撮徒樹黨以待其弊惟絕無一字自通政  
府而已今讀其遺稿清真高素詩類其人人亦類其  
詩張夏從橫雅非同味宐其議論之不入也公有子  
曰自上郡丞平陽孫曰元熙按察江右一再傳而子  
虛先生又以德行言語妙天下史氏清白吏家風直  
超宰相而上之矣往崑山有御史方鳳者恨其兄鵬  
與議大禮生不肯同居處不願同墓惟史公學問較  
似得中浮沉數載而閉門賦詩以自娛筆下鏗鏘胸  
中浩浩豈惟時相無能有加於公即造物亦且奈公  
何哉信乎其爲有道吉德之君子也



吳幼民交綬集敘

吳公司理毘陵追呼絕響繫縲絕跡程督軍民漕無  
譁無梗無後時而直指按部他旁郡邑則又倚公若  
左右手靡牘不親靡成不聽何暇而有交綬集者何  
陳子曰公之深造於詩若文也非今日始也少從石  
齋黃太史遊上昭上回下昭下回諸篇非漢魏乎土  
龍聯句非韓孟乎歌行非杜乎其他倡和投贈徃徃  
皆因時有感而作毘陵君子多儒者小民習斬蛟射  
虎之風而剽悍不可使公調御苦心哉故有詩金焦

鐵甕大江湯湯故有詩登虞山以招虞仲登君山以  
招春申君故有詩婁之瑯琊廣大教化主也太原清  
淨教化主也典型未遠先進可思故有詩彈丸峯泖  
有二老人往來此中公倡而屬和焉故有詩讀公詩  
者謂其馳騁而多奇剪裁而駢麗抽思新而轉新轉  
熨帖拈韻險而愈險愈渾融其吳季子之審樂而吳  
起之用兵如神乎陳子曰公故從讀書博洽中來也  
昔開元十三年漳晉亭山朔旦出祥雲彌亘百里竟  
月方息宋奉議郎吳與讀書山中登元豐五年進士

鄭樵云古今書籍有唐宋未嘗見而獨見于漳州吳  
氏可權之家今幼民吳公非其苗裔耶若使召入木  
天非特詩文無對耶其武庫經笥且可以補石室籙  
臺中秘中之闕求真學士于目前舍交綬集奚適矣

聽竹樓詩集序

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其後退老頽上論士之賢者惟恐其不聞于世也此脉傳之東坡故朝得一士朝以告人暮得一士暮以告人甚則驛樓旗亭之壁忽見佳句則吟詠而物色之皇皇然如有求而弗獲者此意寂寥久矣獨我李君實好士猶有歐蘇之風如拈出晚花偏妮蝶新笋正饒人則蒯周生詩也白雲潑面來小鹿向我頑則錢而敕詩也如此詩句兩君集中不勝記獨

其避世闌闌中洗耳聽竹不聽市聲故市人少知之者而叔祥君實往往稱道錢君爲入室弟子嗟乎東臯子逸修文地下布衣之權不尊布衣之詩不張賴有錢君輩吹火傳薪以綿雅道于絕續之時今其詩具在請無刻之竹上而刻行于人間雖無歐蘇猶傳也

楊少詹寧澹齋詩集序

蘇文忠云仁宗朝有十三榜數其前三人凡三十有九不至公卿者僅五人而已萬曆甲辰之榜琨阜楊公魁兩元海內想望其枚卜而位不登上袞年不躋上壽往往致疑于人理歸責于造化將無蘇文忠之議論果未足信歟抑亦時異勢殊前無援後無推歟頃 皇上特敘公舊勞 贈少詹 賜祭葬綰髮孤孫齒于胄子 聖天子恩至渥矣宋人鼎甲晉公孤者獨王呂不媿科名其他或化爲飄風冷烟或散爲

飛蓬敗藿兒童故老悞不能道名位里居者何限而  
王龜齡張子韶文文山人品才華亘古今烜赫如故  
然龜齡子韶以禪爲詩文山以流離顛沛爲詩使人  
憤使人怖使人掩卷不忍讀讀不忍竟公當 神祖  
壽考作人之時四方靜于安孟士大夫耻談兵材官  
良家子亦未有舞劔弄槊介駟馬而馳者朝廷但妙  
選宿學巨儒入侍 光考公等荷橐簪筆于鸞坡虎  
觀之間退而賦詩以咏歌至治金石俱鏗廉肉相準  
公亦不自覺其和雅臨深一至于此此皆時爲之亦

公遭際然也往吾友唐元徵謂余云 皇上深居法  
宮數歲不朝參輦上諸君子裘馬休休美食甘臥惟  
吾輩講臣聞雞盥節亟趨建章門供奉 東朝每遇  
雪虐風饕凍齒噓擊暑雨驟漲馬蹄泥淖中病不敢  
賜沐勞不敢乞假鞅掌憔悴視封疆外吏勞且百焉  
余曰如公云講官殆無殘隙餘晷而吾讀琨阜楊公  
詩字鍛句練思路微紀律整無一語旁綴輕放者何  
以故元徵曰初楊君帖括之暇喜攻風騷駕輕就熟  
神調筆暢非入木天時始造次學有韻語也子直染

其禁巒之一倪耳元徵公座師唐宗伯也屈指此言相去不二十年 光考纂服購求遺簪故劔思得講幄舊臣而召用之元徵騎箕公亦遊岱當時如霆如雷朝野稱第一等人物無復在 帝左右者幸詩之一百四十篇在若夫廷對類董生典試類歐陽橫經竭沃心之忠掌制得代言之體非久將懸國門不令此詩孤行而已也

### 霜鏡集序

余與董玄宰論書法合古易離古難去歲寄書云近見英光帖有米南宮數字六歲學書人云似李邕心惡之遂改其法今老矣無復長進可爲嘆息米老之意恨未離古人轍跡也夫天地不化則不造日月不往則不來人品學問若爲舊習氣狹見聞所攝如顧巢鳥但戀本村上水缸仍泊故處曷足奇乎頃陸敬身先生書來亦曰吾詩得二千有奇研摩古人故非一種始求其合今求其離旨哉斯言洞入悟門矣陸

氏多纓綬勲名風節烜赫朝野間而敬身先生後出  
精琢今古文旁窮韻語爲僧杲緯真諸君子所弘讚  
咸謂服膺儒術非禮不動類陸士衡清正有才理持  
論過之類陸士龍若其沐浴于家學珠玉之淵使之  
發奇馳雋于天府之上即君家大司寇黃門衣鉢豈  
異人任哉數奇不耦輒以磊砢孤秀之韻發現于詠  
遊如竹西台宕諸詩錦人機錦玉人攻玉無不與晉  
魏六朝三唐合矣頃入西清聞雞策馬從丞相入直  
承明廬規獻忠益或潦透衲衣或雪埋屐齒匍匐焦

勞無暇問休沐而猶俯仰自如細嚼微吟推敲詩句  
不去口所謂性能而好之者也遊倦乞歸丞相以下  
堅畱之不聽家在監湖間集題霜鏡取青蓮句也賀  
季真八十六矣始乞爲道士先生未老而隱情彌銳  
詩法彌嚴吾讀其閣直及早朝詩沉冥高寄豈一日  
而忘止足之始願哉塵視浮榮故精神清且明孩視  
流輩故氣骨孤且秀以家嘗茶飯視舊見舊聞故煎  
洗淘鎔無五丁鑿山之跡而有神仙伐毛洗髓之奇  
此識者所以回環諷味而不容自己也咎米南宮初

師北海再舍而師魯公又再舍而師凝式日新月異  
雖蘇黃不敢抗行咎取合古爲妙今取離古爲神此  
米南宮之書法即敬身先生之詩法也有苦心悟入  
此道者方許出霜鏡集授之

貢二山斗酒堂詩集敘

公自公車時即好爲有韻語所至品題投贈佳句淋  
漓往往四坐驚千人廢而絕不才氣籠罩曹耦間  
及宰東陽簿書多暇嘯歌自如幾類縣官無一事嘲  
蝶飛上堦者卓異之牘積滿公車竟補入白雲司讞  
遼帥鞠遼俘感慨傷懷其詩類少陵詩史若行部聞  
中噉荔枝飲建陽醴醪看大小珠簾便欲與武夷君  
騎鯉飛去種種詩篇不彫琢而工巧出不排蕩而漣  
漪生不穿穴異文蒐獵奧義而高閒恬潔居然侶其



爲人豈目前子墨家能望其涯涘哉生平無他嗜每  
遇韻人佳山水興到輒遊遊輒飲飲輒吟矢口而出  
醮筆而書水泉沸湧鶻兔交馳半見于僧寮驛舍及  
碧紗白練之間而侍史藏之漸且成帙今士大夫所  
傳誦斗酒堂詩是也余老矣自比都散漢願迺于醉  
鄉而量不敵中下戶嘗與公觴郁先生君山別墅皆  
未勝一蕉葉而公以此名其堂者何所謂斗酒相娛  
樂奇文共欣賞直以寄其雄豪中之真率而已移節  
武林其詩更得湖山之助遠近望見公者以爲樂天  
子瞻復出而吏治文采亦似之夫公與蘇白果酒人  
也乎哉

陳季方嘯閣詩敘

長水陳子時稱拈花居士稱蔗菴歡喜者又稱季方所著有鍛齋集又代婢僕詩有情生傳奇又有嘯閣詩蓋秀州才人也秀州多社如曰鴛曰淡曰嚶曰茗酒曰詠花曰傳卮所集皆名雋勝流而皆遜服季方不去口眉道人讀其著作而嘆曰國家設制科以收天下士豈在凡人要欲得人中龍耳龍不衆行不羣處非水莫能蟠非尺木莫能升非火莫能變非風雨雷霆莫能鼓舞騰擲而總攝於舉子業是也以此秦

龍就我食以此擾龍從我馴才情如陳季方而困於  
衡文使者揚鬢鼓鬣而不得進則橫溢而爲小品傳  
奇其勢無足怪者嘯閣之詩鬱鬱葱葱皆珠藏中之  
如意寶也若使衡文使君能識陳季方或如婆羅僧  
咒水置之鉢或如西域道士禹步吹炁置之餅雲行  
雨施襪災救嘆何所不自得而忍令迸爲散作破山  
石攪江海拋撒大珠雜珠于虛空中如驟雨相似豈  
不惜哉季方曰人不見塵魚不見水龍不見石我亦  
不見詩歌小品傳奇舉子業有種種分別相也僕似  
睡龍非久有牽我鞭我而出者忽一日霖雨天下不  
過馬鬃上一滴許耳子無怖

杜司空春星堂存稿敘

王元美先生云詩至明興始埒唐響唐所從入杜少陵爲祖樊川次之聲調可學氣不可學也以氣論詩沛然而江湖流勃然而若草木之怒生風霆之怒號直取其粗悍拘硬者以壓倒一世耳豈詩之正音乎今讀大司空完三杜公集而知其詩與人合也公家世耕讀有寶田杜氏遺風通籍三十餘載版歷四朝累官至大司空門無雜賓手不釋卷入其庭惟聞機杼絃誦聲蕭閒恬素而性實安之非有分毫矯飾

也公喜著述而執掌公事不敢耽皇甫書淫平生最負山水癖猶恐勤父老壺漿不敢効靈運鑿山開道披圖以代臥遊拄笏而朝以代登山作賦即輶車所及非奉使享神祭嶽之章則春秋卿大夫稱志之遺意獨其宦南都頗久某丘某水悉收之賀囊球瓢中而未嘗染六代之綺靡以傷三百篇之氣骨不空設一字亦不爲俗子輕拈一題其微言似教似諫其精詣可味可傳而惜乎強半燼于祝融可嘆也彼子墨家強排諸體以閉卷帙之浩繁獮祭已殘貂續何

補豈若公一真許勝人多多許哉兄弟父子砥礪好修亦復互相倡和其詩一讀之如見元紫芝鄙吝盡消再讀之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談名利事三讀其戒子篇如顏氏家訓崔氏座右銘竦焉起先正模楷之思真所謂有德有言而詩與人合者也即置公于少陵樊川鼎足間何愧哉

方士心庶陶軒詩敘

去冬陳子臥山中有客至屏騶從村落間堅坐待余起則南陽士心方公也肅之入意色閒野飴以蔬笋之饌許日清言幾無主客禮公之祖司空新渠先生當嘉靖乙丑宰江都徵入銓曹推轂徐子與王敬美歐楨伯張肖甫助甫皆起爲名臣林居與王孫孔炎子厚輩相倡和號稱宛中四瑞弇州公嘗敘其集而傳之有子嗣響曰元順公文太青推爲中州才子第一猶困諸生今士心戊辰舉南宮元順差爲之吐氣

而公自視嘗歛然謝庶常縣大夫不就就吾郡一冷  
博士而已弟子員傾心師匠版其詩以行公笑謂余  
曰周公瑾二十四而經畧中原今方生何若桓真人  
九年蓬跣以事弘景太白星三載掃除以事講師今  
門下諸生何若吾直寄徑於此以爲讀書取士之資  
豈好爲人師哉余曰旃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吐  
曜則衆珍自積公雖無求於人而人多挹注於公躡  
輕風飡至言恨得公晚矣公鮮食寡欲而神甚恬清  
和之性脉脉嘆人而操御轡甚謹博綜朝典靜參物  
情了了人也又磊磊落落人也而未嘗有高自賢聖  
之意其南陽諸葛宗少文劉遺民之流乎吾嘗讀其  
詩而贊之曰蒼蒼涼涼刁刁調調雲興洞壑木落亭  
臯鏗然點瑟空矣顏瓢宦情日薄詩品彌超庶陶一  
卷亦足以豪

張侗初寶日堂文稿敘

張宮諭侗初自都門時時郵著述寄余及是又得寶日堂文稿使加品題余問曰史氏倮直承明之廬授簡抽毫度且盈筭累軸而寥寥文不滿百者何也公曰吾嘗慕古有公是先生公非先生者而恐以疆直賈怨又不欲爲無口勢無字碑則請堅文章之戒自不苟合始間有難却姑借意命詞以附於詩人托諷之旨止此矣余笑曰公惟不苟合故止此昔張無垢與黃元功善一日元功過之喑不吐一詞若有不相



悅者無垢避席前曰先生無恙而若有憂色何也元  
功曰我何憂哉吾聞子一事爲汝憂耳無垢驚起曰  
何事元功曰某文字公豈當作耶無垢曰實否否元  
功曰如是則吾心無憂矣遂大笑而別韓平原以園  
記屬楊誠齋誠齋辭臥家者數十年而放翁應命爲  
之說者謂名太重才太高不免爲有力者牢籠之而  
去蓋作文之關係如此每念之使人毛骨悚然今宮  
諭言語妙天下天下謁文者門無虛日而能卓然與  
世不苟合即欲徵其輦上墓中之謾詞百而不得一  
也立品轉峻下筆轉嚴法度轉潔光燄轉新而篇章  
亦轉少此何必多妙在精而可傳耳其文之丹耶其  
人有丹不輕試文人有丹不輕作此詞林中之楊誠  
齋張無垢也故諾而敘之

沈雨若詩稿序

余十月入虞山雨絲絲垂下草枯石滑兩僧掖余入舟不見醉霜紅葉又不見雨若沈郎徒虛行耳朱伯還歸攜雨若詩奏予新警雋爽別成一家言出之以流便誥之以自然使香山竈下婦聽之亦易解使長吉玉川聽之則又驚怖其言而不易蔽蓋于此道有巨眼有深心有強項有包身之膽凡世所謂兩京六朝三唐皆吐而棄之而耳食者至相詫爲何語夫雨若非不能所謂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昔唐文皇以襟

帖賜歐虞褚薛各臨一本而絕與蘭亭不相類若使  
毫髮酷肖終落右軍以下第二人故曰學我者拙似  
我者死此非獨爲學書言也即詩亦然近者石公氏  
之言出海內爭艷傳之置李杜于度外不知元白與  
蘓黃業已一變再變矣大丈夫顧盼詞場如鷗撲鴉  
羣獅游象窟豈能復向俗人牙後飽塵飯塗羨哉知  
此而可以讀雨若詩矣

楊玄藜詩集序

玄藜楊使君以才子爲真官以文人爲循吏蒿心民  
隱力捍金堤退食之餘釜中塵滿獨於馬蹄間作騷  
鸞想於吞冰咀雪時作含宮嚼徵想嘗讀其河朔諸  
篇約句準篇亦復有瞠目九霄遊神八極之想部伍  
森嚴出沒多變則繇其胸中夙具數萬卷書在耳自  
來鄴下才名古今特盛橫戈草檄顧盼甚雄銅臺刺  
土皆滴古香雒水逝波猶停妖豔岑牟搗鼓之吏床  
下捉刀之人巾角拂碁簾竿舞劍其精魂才調至今

猶生驟而遭之使人恟怳流連不能自主公懷古而不爲古所役涉奇而不爲奇所勝長嘯蘇門之嶺靜觀安樂之窩說者謂河朔諸君子後文人頂上一種蒙氣未開今得公而始豁然矣管柳河東之在愚豁自以爲當夷獠窮鄉雖登臨縱目獨語獨誦不禁牢落元次山意致雖遠然托名漫郎聲叟磊砢蕭瑟之意未盡銷融孰若公日行坦途日拈夷韻變醜養瘠前衡後鑿手板看山馬頭續夢比之古人謫宦者所得不旣饒乎往鄴中求得秦璽光長竟天非獨 聖

王太平之徵亦繫學士大夫文明烜燁之象今使君文印在手顛倒如意發爲詩歌輶軒使者采詩貢俗于中州玄藜君光燄亦不可磨滅矣

曹允大詩敘

往從王弇州論詩曰詩韻語也當從聲調始聲調從高華始余曰以聲調求詩如華嚴和尚幽州誦經合城聞之如在庭廡之下藥山見月大笑笑聲應灃陽九十里外詩耶非詩耶弇州曰若是是畢世而詩人不遇也吾以爲詩不難難在高華中有和平風韻耳允大曹太史當孝廉時克意好脩博綜古今大經術而于風雅則醞釀實深澄汰最久早稱此道先覺矣已舉南宮第一人海內額手相慶想望其有韻之語

尚穉枕中不數數見也允大事太夫人至孝鬚眉軒  
軒猶效乳下兒遷延不肯就官負曠世才獨苦應酬  
無情之作即有同志如逸少之于楊許元亮之于宗  
雷其次惟看山老居士似堪手挽肩隨于吟社中耳  
允大詩以太羨玄酒爲清真以慶雲醴泉爲祥瑞以  
眼前語寫意中事意中人讀之若流便調利使人不  
覺不知而怪怪奇奇雖得子于虎穴探珠于龍領其  
苦心亦不過此三年伐毛五年洗髓凡幾變矣絢爛  
極而自然之風韻生矣伐木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  
平齊已聽琴詩云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和平之  
極可以格鬼神平天下則允大執此以往其見于高  
文大冊而發于盛德大業如江如河如雷如霆如大  
將指麾數百萬之兵一呼而習麾下當以至人圓通  
論不當以華嚴藥山聲聞禪論也

秦仲一鳴籟集敘

睂道人與潘無隱孫清微蓮公夜半坐金山後拈句  
云江平秋萬里山靜月三更彷彿寒烟外瓜州有鴈  
聲蓋寔境也明日檝師迎謂曰喜昨夜江聲甚靜余  
笑曰余所恨正在此若風怒飛浪怒生兩物怒號僕  
得憑几而觀之命數十年松葉酒唱大江東去亦是  
快事無隱曰此天地籟也何如人籟則請讀秦仲一  
詩刁刁刀刀不啻奏琅球而寫絳竹也蓋衆竅和八  
音備矣管劉長卿自號五言長城秦公緒以偏師攻

之子瞻往來京口秦少游自高郵來相與倡和詩若  
詞甚麗而奇仲一公緒少游之流也幸而遇當如子  
瞻之薦少游不幸不逢年則倣公緒結廬大松間穴  
石爲硯註老子而以其間賦詩以自樂不可謂秦無  
人也第不知誰當仲一之偏師者請以問之無隱

戴士毅漫游草敘

晉人不必詩其清言皆詩也唐人不必清言其詩皆  
清言也二者如神仙然骨濁胎濁無爲問此道矣吾  
于詩得汪君希伯又因希伯轉得戴君士毅士毅族  
多素封皆裘裝客游士毅常寄船上得觀佳山水搜  
其豪惟詩句與烟雲耳與之談竟日伺一妄語不可  
得而詩道濬發乃如是信乎詩人之能言者也昔張  
旭草書大醉始奇管公明欲與單子春談胆未堅剛  
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是皆有所藉也夫有所



藉而後起則天真必不全王逸少之書李太白之詩  
當無此事士毅詩人也其清本於性生故幽姿孤韻  
翛然出于今時作者之表此晉唐風骨合置之黃山  
溫泉朱砂間乾坤范蠡舟恐不足以勝士毅矣

沈友夔雪初堂稿序

往余九峯有樵扉三泖有漁舍獨乘檝頭舫往來聞  
沈友夔名而不敢叩此君方閉戶綜公車言無以鐵  
笛聲攪之客曰君未見其詩若詞耶已讀雪初堂稿  
或如月痕孤秀石氣清寒或如入雒陽看花局遇養  
花天亭榭池臺微雨輕風無所不快意或如深山道  
士茹草食芝高崩道風浩然冥寄或如百尺樓上人  
音調英鏗劍客鐵小兒一時杜口或如麗辭艷句偶  
落旗亭吟者題之團扇裙帶間索見不得索處不得

然未知友夔故才子又是有戒行道人也沈之先出  
吳興休文後始祖惺吳公登元進士洪武得四者剖  
胸取肝療祖疾以孝聞數傳有夢松公者歲饑代輸  
一區糧明年饑復然以俠聞又其後鳳臯公之妻宋  
氏能古文詞二十有三而寡矢志撫孤泓有手書刻  
郡志泓明經入北雍兄弟相師友即臨秋也友夔詩  
與詞若不經意而超然立於聲色香味之先癯且腹  
淡且古綺且清可與同味者惟單質生夏夢蓓譚梁  
生曹允大有此風韻古云易其心而後語始能說三  
百篇此之謂也今友夔遊金陵金陵多四方奇士似  
且不能度君而前一切功名他人怯于扛鼎而友夔  
等于弄丸輕安遊戲何足以難友夔吾重友夔者孝  
弟能詩文蓋才子而兼有道者也讀雪初堂稿者試  
以吾言求之

秋眺秋遊總序

余遊洞庭山兩度嘗寓翠峯山居百餘日曲澗丈許  
繞樓之前後有雪竇悟道泉極清冽飲食沐浴皆取  
給焉盧橘肥白而甘寺僧摘之隔澗擲入樓窓中余  
噉之幾發熱楊灣白馬廟上多楊梅村人置筐筥中  
懸封間以待客販余命小奚買二三筐筥濯太湖水  
薦以薄鹽興盡而歸則麝香百合滿山拘真奇觀也  
又一月而謀西山遊訪故人張翁延入隱處茆屋垂  
什坐七八株大杏封間張翁見余泣余與秋潭亦泣

送出杏林贈余一瘦筇而別明日過石公山郁伯承  
是日生日余與秋潭蓮儒莊平叔薛君章孫清微卜  
孟碩各拈詩壽之浮大白濯足石灘上約有畝許水  
浮足面不及踝上躡縹緲莫釐下窺林屋洞天特以  
七月新暑不耐窮搜耳某歲十月送董思翁闖行送  
後同顧玉驟遊洞霄宮與大滌栖真洞而上尋遊徑  
山拜紫柏和上塔欲完天目宿願而雨師拒客矣余  
登徑山而不登天目登東西洞庭兩山而不暇作詩  
若記詩若記可粗辦而以暑奪以冗奪俟從容追憶  
舊遊而敘之而老冉冉至矣僕具是五恨幾無以懣  
烟霞之宿垢訴山水之負心藻生賈勇前驢爲余補  
過讀其秋眺秋泠兩編詩僧需公靖公爲侶伴得人  
天目震澤敞高山大川之巨觀得地秋雲英英秋風  
泠泠秋月晶晶秋水澄澄得時君挾此三者以驕睂  
道人睂道人舌橋而不得下氣噤而不得吐安敢復  
贊一詞惟有陶周望袁石公差堪冷語相向不然請  
郵王季重幕天席地而讀之可也

湯伯衡石礪集敘

逵者顧益卿先生遣書相招余以江險爲辭益卿復書曰長江限南北非英雄語余笑而不應十年前已辦一小艇豹囊棕屨釣竿詩卷往來山澤間但南不渡錢塘北不渡揚子耳以此江北諸賢如顧益卿陸無從先生及湯伯衡皆不得覲面讀其詩如慕古人也及是伯衡辱之書而且以石礪集見示好奇而不入賀與全之險怪好僻而不入郊與島之寒瘦好自然而不入元與白之併率老者斲輪巧者織錦快者

西齋公先生集 卷之九  
如神仙之長嘯而深深者如真人之踵息也伯衡詩  
由苦得甘由練得悟耽心者二十餘年所居多修竹  
名花破棊病鶴自躬耕奉毋外日與山僧逸民負杖  
行吟獨詠獨歌瞠目霄外蓋詩與品雙絕矣渺渺一  
江如隔河漢無能與君捉塵談詩於雙湖別業中惟  
手石礪集一編以代神交清機駿發應接不暇誰謂  
長江能限我兩人也

巢阿子半留亭彙稿敘

陸涼何公自稱巢阿子苧袍草屨訪余白石山出其  
半留亭集示余且屬敘旣而郵書來云遊吳栖越稿  
成矣姑俟以彙合之公滇南大名士溫陵鈴岡趙先  
生拔之闈中傳極今古識者推爲木天中人而困於  
遠道遂拜郟縣令適成都逆酋犯順不減惡獠剛夷  
獨公所部晏然其深湛好讀書類楊子雲清畏人知  
類何武主爵者移公鹽司重守也公入冷曹秋毫無  
染指筍輿葉舫暇則逍遙湖山深杳處但虛一片席

以延老逋老坡香山老居士餘則未許放叅而猶未也吳山之靈移檄以告曰巢阿子旣解尚玄行且知白爨波出素欽乃攸司茲於西子湖頭復割前台後蕩作爾別館焉一丘一壑悉聽汝三寸管從事汝往哉公乃拜嚴先生于釣臺訪司馬子微于玉霄峯飛渡石梁尋覓五百毒龍馴者爲應真崛疆者從智大師鉢中逸入鴈山矣公看大小龍湫大喝諾詎那云水由地中行今乃從天下龍鴈弄精蒐老胡不呵罵速道速道言畢罡風橫來霹靂鬪鞞鞋底下巢阿子

笑曰此大小二龍白日狡獪作此伎倆吾視之如瓊蜒等乃作温台司判語勅白猿玄鶴各啣一帑徧繞七十七峯鳴而論之判偉怪可怖李孝光未曾道也公所居陸涼州古漢牂柯郡其地沃壤平疇石笋森森卓地筵天而起者無數不賾諸山豈能置公眼睫上公乃挽懸藤牽偃木崎嶇變雲氣間將造物挈付巢阿子以待其平章品題乎自來奇氣莫如滇蜀慄氣莫如楚王氣莫如金陵文氣莫如吳越秀媚之氣莫如西子湖而詩文之朝氣銳氣又莫如巢阿子

巢阿子未四十就官宦轍所至自滇及蜀自蜀及楚  
自楚及吳自吳及越凡就中靜叅微會豪唱苦吟無  
不以綵筆錦囊發之詩與紀中公嘗見天台韋馱神  
像宛肖夢中神發祥于榆林之濱公榆產也韋馱寶  
杵即巢阿子之大手筆耶吾與公許日劇談眉宇間  
猶有經世之氣一遇明眼人百道神光當迸空穿壁  
而出第未解物色者阿誰耳公題漂母祠云龍準拜  
王孫赤手縛秦鹿舉世皆茫茫眼光盡翳肉千金以  
報毋子心終不服沉香刻一身明珠嵌雙目此足以

覘巢阿子英雄之大畧矣文人詩人豈遂能界限公  
哉



朱滄起詩敘

史氏朱滄起頌 詔浙中畢自秀州訪睂道人於白石山驩然道故絕不見長吏門生所乘僅檝頭舫耳出一編示余則雨中初遊西湖記及往反詩歌在焉余讀之嘆曰真天下才子也已與之縱談古今枕林之得失朝野物情之向背轉嚟觸喉往往相視嘆息而止滄起丰儀秀偉好獎士類有郭林宗之風立朝端重顧盼生姿有文寬夫之望其詩文何昉大較得助于晉中名勝居多耳恒嶽三千九百餘丈其頂扶

乾門黑帝之宮其足踏坤軸玄神之府君取以爲詩  
文之局勢黃河萬三千里發星宿出于闔踰葱嶺混  
混乎穿番渡漢而來也君取以爲詩文之脉絡山有  
靈雲怪霧橫松栢俱嶽神所秘君取以爲詩文之  
變態李牧郅都刁斗徹夜而守鴈門郭元振霹靂碎  
石而得寶劍君取以爲詩文之峻險而滄起意色間  
微覺唯唯否否似崛疆不肯受也余不待滄起之詞  
畢而知滄起更有進此者矣夫司馬子長爲千古文  
人之祖卜子夏爲千古詩人之祖皆而晉產也近舍

晉中之先哲而遠求諸名山大川豈滄起意乎夫人  
品詩文全在骨力始骨力全在不苟合不詭隨始河  
納水奚啻百川過山奚啻千里涵湧澎湃無一敢當  
之獨砥柱崛疆中流卓地撐天亘古今推盪不去此  
滄起人品詩文之大槪樣也滄起胸中具此大槪樣  
豈足置西子湖于眉睫間善乎張公亮之同遊也其  
詩曰西湖女兒鄉六橋花草地本無英雄心但有媚  
人致請滄起更下一轉語何如

顧嘿孫閒游草序

余釣弋時忽逢生客如避催租人晚得有道曰吳興  
溫遺民顧嘿孫布衣蔬食俱有素情客歲游黃山歸  
過里門不入又越三百里訪陳子具告游之始末且  
示以詩陳子愧其膽遜其才并服其品頃年車騎簇  
簇過新安大意不在山水也而動借黃山爲口實郡  
邑長苦客幾欲焚林燒棧以拒之誰復有如戴安道  
閑游讚者閑自顧嘿孫始嘿孫與遺民搢瘦藤攝穿  
屨隱姓名拚生歿未嘗毫髮有意于詩而詩來挑人

自不覺高迥清麗幽淡英靜一至于此此非得山水之助得閑之助也嘿孫方攻制舉義甚精山水咏歌此閑人事但恐無暇旁及嘿孫曰不然晉柳城秀才觀竊家竹林圖曰我當入畫中治之即騰身赴圖而滅彷彿聞畫中音聲俄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步兵像曰工夫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像獨異唇若方嘯者柳生尚能于假山水作狡獪顧秀才豈不能從真山水作閑戲乎試一讀我詩我音聲歷歷如出詩中可呼也陳子曰異哉老坡謂秦太虛數日不見其書法便有東晉風氣乃知此人不可使閑吾于嘿孫之詩亦云

涂子期一杯水序

耆道人八十草堂落成新粉堵壁欲畫三泐于其上  
小孫曰不如以蘇學士雪浪齋銘張之蓋石中白理  
類孫知微畫水法也余頗領其言適有孝廉涂子期  
來訪余醉之酒浴之山中藥草湯信信宿宿不忍別  
瀕行曰涂生有一杯水奉供蓋平日所著詩文也余  
笑曰請以當孫知微所畫活水水聲羣飛壁且搖動  
快矣哉子期博綜三教書矐目于經世出世兩事郭  
青螺李本寧鄧遠游鬱儀王孫皆拱手推爲詞塲渠

帥而子期逃名謝客入城東淨覺寺入仙居入香山  
燎松葉代爨掬胡麻少許并日以代食陳大士見而  
奇之遂與定盟同舉崇禎庚午榜今丁丑落羽歸短  
褐瘦騾雖撲面京塵而湛然有丈夫不可辱之色嘗  
自言未遇時哭吉州江上哭父母及妻饑啖瓜寒御  
葛淒淒惻惻人不堪其憂猶能讀易悟天火同人無  
我之學宴坐反照以治經術間情流韻以治古文詩  
歌何奇不攝何怪不儲浴日月蒸雷霆窟鮫鼉孕珠  
玉仙靈鬼物出沒于朱火黑電中而莫可涯際此一  
杯水之廣大神通也韓似海柳似江歐似瀾蘇似潮  
子期其兼而有之乎硯池可以縮毒龍太山膚寸之  
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又何疑于立言之涂子期凡夫  
飲其水茫茫望洋試質之者道人游戲而杯渡者

李君實舉義題辭

君實偕陳生定之來學于予年纔出羈總而韵度超  
朗儀觀偉碩相與談天下事壁畫洪纖品騰今古謂  
當世業在指顧間性復強記善問真用世才也今別  
八年所矣譽望日起績學益不休其爲文圓粹清新  
而有根抵君實其必有合哉余自棄儒冠樂宇宙以  
外而君實有事宇宙以內每裁書勸余出余第答云  
已爲水色雲光所戀不能復薦庖人之刀爲所欲爲  
終以君實爲寄矣四月旣望余以柳汀諸詩寄君實

西華公先生集卷之九  
君實示余以論語義一編自復書此余所嗟賞不獨以其文也

陳渭潢文似堂詩稿敘

往陳渭潢入山來鬚眉明秀姿容甚偉海寧奇男子也泥首伏地以毋壙銘見請淚溢雙睫不能竟余心知其爲真孝子也旣成進士歸遇之吳門董宗伯置酒舟次談書法談經術及朝野之危安人材之良楛與夫反覆合散之所以然議論皆有脉絡而未嘗懸肝膽於筆舌之間淬鋒穎於眉睫之上余與思翁退而嘆曰此英儒也又正人也宰揭陽不半載治聲流聞而文似堂集成矣余讀之敘事則精切而陶冶



陳眉公先生全集卷之九

易仲宣金陵草序

易仲宣西楚之才士也頃入金陵下至雲間彈丸峯  
泖不足當三江五湖幸有故人劉使君爲司理相與  
談心促膝每及遼左時事輒仰屋者久之金陵詩余  
未得見見遼左感懷詩骨蒼氣勁心雄智深蓋嫠婦  
杞人之憂大丈夫悲歌慷慨崢嶸突兀之意具見于  
筆端幾于以詩爲諷以詩爲史目前作者莫之能兩  
也今遼左如甌脫當事者非燕雀蟬蛸則沸然殿虎  
爭穴鼠鬪出關與駐鎮各持一端擣巢與堅壁各持

一說徵客兵與募士着各踵一見而未知何說之從  
留心當世如易仲宣者不能借籌畫笏以佐 聖天  
子之明問僅僅流露于七言近體中可嘆已昔王仲  
宣繇長安徙荊州登樓作賦雅以豪雋自命然生平  
好用小慧如讀碑不遺一字覆局不誤一道強記耗  
精似非經國之器今易仲宣所負皆天下大畧所懷  
皆天下大慮遼左感懷遠出王宣仲七哀詩上若其  
依表事操又羞而不忍爲者也君折柬下余余臥病  
山澤不能從易先生游如建安七子唱酬故事余甚  
愧陳孔璋仲宣何以解嘲我

張忠烈全集序

吾朝有兩忠臣一曰忠文公王子克義烏人也詔使  
殉難於雲南歿梁王手一曰忠烈公張見平沁水人  
也御史殉難于遼東歿李永芳手是皆罵賊不少屈  
碎嬰烈禍未得返葬於故鄉之首丘子孫從數千里  
荒煙落照外走蓬翟吊蠅蛄招魂望祭而哭之已矣  
百身莫可贖矣易朽者骨不朽者神神之所馮馮于  
著作王忠文青山集已行而張忠烈公著述猶泯泯  
也故左都督司農郎兩兄弟哀刻其集于金陵而屬

陳子爲之序公束髮受海虹公庭訓博極群書卽以經術理學爲已任庚戌從上谷理官被徵候命輦下咨討本朝列聖之故實彙章歷寒暑不輟於是有國史紀聞巡行隴蜀取左編刪複補遺慨然有志古大臣忠孝名節曰士讀書不俎豆其間者非夫矣於是有摹古錄喜左國又喜戰國策或累談而轉敗局或片語而定危機何得以縱橫家擯也於是有左國合編詩草十之四得王輞川孟襄陽韋蘇州之遺風奏議十之六得董賈之練達及陸敬輿李伯紀陳龍川

之沉着痛快而生平尤邃于春秋間嘗以已意折衷之其言曰孔子筆則筆削則削若權衡之稱物低昂何嘗預設一例哉作者本無例而解者自爲例且一事而異例一例而異用至例所不能通則曰美惡不嫌同辭謬甚矣人謂春秋至胡傳而其義大明公獨謂至胡傳而其義轉晦也不信傳而信經於是有春秋集傳一書其他周易解四書正訛携之遼左軍旅中思以廣聖賢聞知之正脉不意奴騎突來悉化爲烏有但留得一腔熱血在耳崇禎辛未左都督特錄

陳希公先生集卷之九  
公春秋集傳進呈奉 旨溫諭留覽春秋君臣夷夏  
之大防也公生平學問得力在此則其當造次顛沛  
之時生歿得力亦在此自古文非難而躬行難修辭  
非難而立誠難公罵賊不屈歿立誠也躬行也守歿  
善道篤信好學也大丈夫一徹永徹一了百了碧血  
入地迸而爲白日轟閃之雷霆赤膽射天絢而爲長  
空橫亘之霞彩滿腹皆節義文章視一切彫虫小技  
剪紙爲花果孰真而孰假孰短而孰修乎王紳滇南  
慟哭記云忠文公文集二大冊達哩麻錄本藏于家

併原藁不知何在遺文散失多與張忠烈公同今忠  
烈二子又能收藏十千百之餘付之剞劂其不  
幸而幸又同英靈在天精神在集忠臣孝子悉萃于  
沁水張氏一門正如王忠文公有子曰紳有孫曰稔  
而又有曾孫曰汶也左都督當公殉難後做漢羽林  
孤兒請纓自効奴薄都下則單騎勤王寇掠鄉邦則  
毀家紓難議者不分別功罪至使之屈蟠轉徙於菰  
蘆東海之濱司農公自沁水直走視兄兄飲泣語之  
曰我未卽歿者爲先集未刻姑留耳因相與捐貲刻

陳省公先生集卷之六  
集就竣請以從戎始末卽附公集後與王氏滇南慟  
哭錄並傳可乎忠烈公有兒三晉原自有血性男子  
豈得一概抹殺之此公之寧埋骨於遼東而不忍張  
目視也悲夫

登萊陳中丞奏議序

崇禎辛未歲 上御文華殿特召朝覲十三省方岳  
大臣入對面詢兵農及土馬錢穀之數獨山東左伯  
陳公條對詳明竦動左右 天顏大喜目屬公而心  
備之未幾遂以登萊節鉞專賜公蓋異數亦異知也  
往遼左結兵時三方布置五路出師但以榆關鎖鑰  
爲最急視登萊直咽喉耳海外尾閭耳自用遼之說  
興孔有德入登登破走海中用遼之局變而爲用海  
之局皆設防在奴今增防在叛矣倘奴與叛據島必

薦食上國卽朝鮮震隣無已時不得不顧及島民島兵島將矣是島民島兵島將飽則爲我用饑則爲賊用爲奴用其不爲奴賊用者獨忠義恭順之朝鮮故用島之局又變而爲聯屬國之局也公受命後申之以訓禡繼之以吊歿扶傷繕葺旱城水城補練陸營水營摘叅墨弁劣弁蒿目嘔心幾無遺力而豈知安島衆聯屬國其難更有百倍于此者乎登瀛殘極矣文武彊吏掃荆棘庇茅茨升高瞭望步步皆血海顛山燐火泣而休鷓啼古戰場有此乎公招集流移收

拾煨燼則甚難古之談兵者欲枕上過師今之談兵者從水上過師去輪蹄而舟楫去衣裳而介鱗則甚難孔有德與奴合耿仲裕逐帥奪印又與孔合虎傅翼虺共巢公欲間而離之則甚難登殘則兵餉安所從出無所出則登且不贍而何暇問諸島公內告急於天朝外告援於朝鮮則甚難朝鮮歲荒一助而從再助口躓三助則疲於奔命而况怖奴叛之睨其後乎公聯絡之則甚難粟米布縷火噐甲仗耕牛戰馬之類非舟不達而板料有良楛椀柁有堅脆稽

察之則甚難請旨獎諭朝鮮見國王以及館伴使非  
法語異言巧弋微中何以聳動其遐方之敬信招攝  
其接濟之精誠公選擇而使之則甚難朝鮮不可繼  
海禁不可開公請置官商通販定以十人爲則十人  
各以三運爲則給票驗單盤詰則甚難鎮臣黃隆張  
可大歿事久子孫貧莫能陳請公請合祠之以表忠  
魂倡勇敢則甚難難民不忍不救而奸細不容不嚴  
或受奴指使或代叛窺矚或劫餉或燔舟分別其真  
僞背順則甚難核功過聽之監軍核出納責之餉部

公總挈大綱必虛心與有司謀平心與鎮道謀既不  
勝捉襟露肘之焦勞又不勝竹頭木屑之碎瑣則甚  
難其他如文移雜沓竿牘紛紜調停於多指多視多  
口之間茹者半吐者半而奏草頰露其十之九矣無  
漫漶無誇張無覆藏無恐喝無掩有事爲無事無駕  
無事爲有事純忠報國而節省物力如髮膚猛氣吞  
胡而護恤將士如頭目矢公之不欺不擅仰對 聖  
主之天聰天明正兩相當也以此朝上䟽夕報可明  
白痛快 上讀之如目擊如面談如聚米之馬新息



如圖上方畧之趙營平登鎮雖難詎足以難我陳公  
哉若一日殲奴父子縛逋誅之叛賊獻俘闕門天子  
思公功特拜中樞大司馬必且曰自辛未召對以來  
暴露海上良苦頃何見之晚耶自今伊始繇遼左戡  
定他方方內想望公膽畧威名不得見見公奏疏始  
知禁中有頗牧軍中有韓范而恢復尚可圖也豈特  
文章大手筆泱泱表東海而已乎

陳省公先生全集卷之十

序

藏說小萃序

弋說序

墨屏雜著序

昨非庵日纂序

知性錄序

百忍箴序

雲間志畧序

鶴林志序

本一禪院志序

休寧葉氏四續譜序

江陰赤岸李氏家譜序

洞庭嚴氏家譜序

鮑氏世孝錄序



貞節錄序

節孝承恩集序

東征紀序

秦稅紀序

鹽官小草序

海邦輿頌序

武舉鄉試錄

秀水縣志序

姚百雉虎丘詩序

薛華斗枕上篇序

華廷鳴悟塵軒吟草序

王平叔旅燕草序

陳敬夫文序

門人許經

今則甫較梓

陳省公先生全集卷之十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藏說小萃序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游紀聞張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賤姝由

筆泮游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庵老人漫筆皆附焉貫之刻既成輕舟五百里間叙于余余惟海內聚書之家百不得一卽有之非卷帙浩大則多收宋刻以角墨楮之精好而已其實皆耳目所恒習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詔柘湖徐明府長谷張憲幕王屋皆富于著述而又好藏裨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笥秘互相傳寫丹鉛塗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裏緗襲幾及萬籤而經史子集

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梁肉讀者習爲故常而天厨禁臠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扃錮不敢行而不肖者愕然如坐雲霧中不解祖父撰述爲何說間有詣門而求之彼且狡獪掩匿詫以什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轉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爲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竈下婦裁剪襪材甚則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孝友忠信沉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訛不惜餘力

頓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傳之君手其亦有功于一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苦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之謁者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搜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二三弘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庵老人好著書垂九十年不少衰而貫之又能善繩祖武正如談遷世爲史官向歆較讐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令其弘覽博物代有本原非世之剽竊家可同日論也若使倣貫之例推而廣之鄭澹際所謂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求者其法盡在乎是他日異書輻輳史臣且將籍手焉毋獨以延陵一鄉之文獻求之乎

弋說序

武林有孝廉沈幼宰束髮好古侍御公肱書授之往  
往屏跡郊外蕭然如退僧逋客仰而思頰而讀不省  
排纘何事至是發其枕中之秘郵弋說以示陳子陳  
子讀之口呿而不張舌橋而不下袞袞乎惟懼其言  
之盡也古今能言之家多本于春秋然仲尼春秋之  
法約而說卦之旨詳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學不博五  
車才不當八面識不超千古辨不敵萬夫目不營四  
海塵尾相難惟有靡旗什轅而走耳此五者獨幼宰

西晉書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足以當之而猶逡巡退避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余  
謂幼宰之筆張弓發矢能落雙鷗飲羽沒鏃能透石  
虎而猥云弋說乎哉說之義從兌象曰麗澤兌君子  
以麗澤講習說之謂也異人讀異書豪士得豪語其  
見軋咽于胸中而莫可發洩每思二三友朋相與聚  
頭磕膝磨吻抵掌以快其所欲言而索解人又不可  
得如艸木之怒生不達不止鷗鵬之怒飛不九萬里  
不止大竅之怒號不山海騰沸天地晦冥不止此幼  
宰所以正說反說直說倒說橫說豎說反覆如意而

莫窮其涯涘也此說可以誦今人之口可以服古人  
之心可以脩行人之詞可以專大夫之對可以借箸  
當前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辨折古今之成敗是非  
吾安得呵九關虎豹而進之或招置百尺樓上談數  
日夜聽倦意迄共入巖窟間擁膝相視學蘇門長嘯  
一聲而別

墨屏雜著叙

南陽多名世獨王文莊公與弟方伯公才名相埒皆  
發本省解而文莊歷成弘正三朝官至大司農名載  
國史中學士大夫共仰其著述而未得睹名山玉府  
之藏也子憲副公欲刻未果至是曾孫長孺先生收  
拾殘斷嚴加訂正梓成墨屏雜著馳一介問叙于陳  
子陳子曰余嘗刪補列卿年表得文莊公故實頗詳  
公繇南戶曹視學晉中著聲實 孝宗謂劉忠宣云  
山西副使王某他日可大用 武宗改元忤瑾歸四



年就家拜國子祭酒擢南戶侍改吏左專以搜采人物爲已任不純采虛名曰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社稷生民於是攸賴識者躉其言十四年拜南司農是歲宸濠反公出督餉至九江遡流欲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聞武宗南巡乞致仕公童年迨老刻意典墳卽風雨晦冥道塗雜沓未嘗不據鞍吟諷燒燭展披大較考信于六藝有經著折衷於二十一史有史著泛濫於諸子百家

有諸子著上自國憲家猷下及山經地志有筆語著夫三代簡編古人罕見親見者從文越多謬口授者從音起多訛又雜以竹書漆簡篆籀石鼓蝌蚪鳥跡之艱深漢註疏宋訓詁亥豕魯魚之傳寫錯出合則迺相詭隨離則互相掎擊淺則揣摩如射覆深則鈎距如法家而安能得作者之指歸乎公之雜著宏深奧衍不勦師說亦不着已說卽一字之異同百世之損益古今得失邪正必反覆思維務歸于理之所近心之所安燦然如指諸掌而後止指道要類晁文元

公之耄智餘言窮小學類宋景文之西州猥稿卓然  
獨立不妄隨人妍媸類劉原父之公是集斥臧否削  
闡幕以忠厚諷諭爲宗類歐陽公之歸田錄此前輩  
著書法亦大老教家課子法也近代士大夫座多雜  
賓與市魁牙僧伍有識者望望然去之如文莊公讀  
書外別無樂著述外別無事入以訓子姓而出與賓  
從考索笑談以爲嘗神氣輕安名心閒澹絕不矜爲  
聲章以求表暴于當世而久之篤實光輝自有不容  
埋沒者即墨屏雜著是已昔蘇子由居潁川曾爲孫

籀簡筠講論語而不敢呈進朝廷然宋時秘閣之書  
不傳而子由之論語至今流行于後世人顧視其書  
何如又視其子孫何如耳此余有感于長孺之發皇  
祖德也

昨非菴日纂叙

儒丁丑正八十矣少而失教長而失學俵俵然如無  
燭而夜行也每炤鏡嘆曰吾其訖于此乎已讀昨非  
菴日纂而嘆鄭大夫乃我導師耳鄭大夫漢奉自辛  
未起家視庾陪京出守嘉郡卓然端冕而有德威不  
肯爲錢穀簿書所埋沒有得輒拾片蹠手署之以資  
學古入官之助自古豪傑必有老者爲之師如張留  
侯之黃石公曹平陽之蓋公諸葛武侯之龐德公皆  
龐眉黃髮明炳幾先所謂逐麋鹿搏虎豹則不足而

定猶豫決嫌疑則有餘也若欲尋昨人於今人中舍此焉往惜其一行作吏唯輿臺慕客之與俱下床履地註誤初不及微塵而久之積雪崇於丘山深於坑塹雖吞刀刮腸洗以純灰三百斛嗟何及矣坐無導師勢必至鹵莽杜撰有志者莫若退而索之于書凡平生尤悔不必待夜氣清明亦不必待旁人指摘而讀書既多即纖悉瑕疵炤膽可以自見但俊辨高才生強半入於花艸能言之言而非關繫世教立言之言也立言如鄭大夫讀書不大畜不休不貫串不休

不提醒人心不休不歷歷見之行事不休若蜂釀花若醫采藥若婦績麻凝水爲冰即可泮冰而爲水放拳爲手即可握手而爲拳張弛合闢運之于四通八達之衢沛如矣夫圯上膠西鹿門諸老人與鄭大夫日對於昨非菴中步步趨趨而心形不與之俱肅神情不與之俱化有是理乎嗟嗟日往月來天道也送往迎來人情也田竇之客朝聚而暮散不必怪也孔門之弟子三盈而三虛亦不足訝也乃魏武遺令于銅雀李太尉痛戒于平泉腐儒襲前輩之陳言年少

翻先朝之故局孫興公云今日之跡明復陳矣奈何  
哉試拈鄭大夫昨非菴日纂讀之豈惟救時克亂之  
豪傑且將弘悟而得道焉故樂爲之序

知性錄叙

邵季嘗古之篤行君子也出言有章動必以禮繇新  
安陟白石山而以師禮叩余馬所集有知性錄采集  
五經諸儒之言而季嘗有悟入者輒列數語于下間  
與古人相發明其心精微而有條理余悚然異之嘆  
曰自俗學興而正學皆失其傳即有大人先生主盟  
當代者羶名奔走之徒群而附之魚龍玉石幾不能  
辨若沉潛純粹闇然自修者遑遑出于山澤邨落之  
間如幽蘭自芳神芝獨秀則季嘗其人也夫詞章之

學使人務華而絕根訓誥之學使人非今而泥古科  
舉之學使人患得而患失惟正學則反是學何在五  
倫是已君以主張此倫師以發明此倫心統之性藏  
之情發之禮樂以陶鎔之刑政以整齊之舍五倫而  
外別無道舍五倫而外別無學舍五倫而外別無神  
化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合之則吉悖之則凶繇之則  
聖賢反之則禽獸故一人而能盡倫一人位育矣一  
家而能盡倫一家位育矣一國而能盡倫一國位育  
矣天下而能盡倫天下位育矣易而易知簡而易從

惟其易簡故謂之庸惟其庸故放之四海無異同達  
之智愚不肖無有餘不足而君師叅贊之事畢若夫  
格至誠正其途多曲而少直捷吾不敢以望凡民也  
井田封建其利害多端而較難復古吾不敢以望時  
王也太極先天一貫則姑置之俟五倫行得沉着明  
得痛快然後徐而求之未晚也此之謂真實學問此  
之謂脫洒學問此之謂受用學問其餘則吾不敢知  
矣季常曰此某集知性錄之本意某繇新安宿嘉禾  
夢見先生授以藥二劑其在斯乎余曰咄子本來無

病不得無病服藥因洒然一笑而退

百忍箴叙

神醫療疾妙在一針至人救世括于一字道豈遠乎  
哉術豈多乎哉繩齋許公梓行百忍箴懸之座隅置  
之家塾將人間用壯用妄好挺奸聞者痛切喚醒一  
番語不期多期于及時此之謂也頃者朝野之間堅  
白鳴玄黃戰不報不休不快不止得無未之忍乎夫  
以刃刺心忍難矣刃兌金也心離火也以火載金忍  
更難矣然而古訓曰有忍乃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  
謀是非聖人之言而易之易也易卦有漸有巽有謙

有良皆忍之象也亦忍之義也天地以能覆能載爲忍山藪以藏疾藏瑕爲忍江海以納爲忍龍以潛爲忍鯤鵬以六月息爲忍兵家以持重爲忍佛家以定爲忍道家以柔爲忍儒家以三戒九思爲忍如仲尼之微服顏子之不較忍之上也子輿氏以橫逆付之妄人又甚而比之禽獸似猶有疆場之意焉况人非孔孟而敢不堅忍乎哉自來修煉堪輿學問經濟無不從逆局中來順而隨之爲凡爲庸逆而閉之爲吉人爲異人爲大有力人甚矣箴之善言忍矣今夫匹

夫匹婦攘臂被髮鬪于三家之邨五都之市有逢衣先生規行矩步諄諄然以主敬主靜執而前導之不暇省爲何語適有田庚閭師搖手東西向日姑忍是始忍是則剛狠之氣漸緩呵詈譟擊之聲亦漸細漸夷往往且曳且扶而去乃知儒者多言繁稱不如單提忍之一字尤直捷而痛快也大抵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半忍半益全忍全益庶人忍無訟可挑士大夫忍無黨可擊邊疆忍無讐可開官府忍無題可借正如猛火聚而沃以千丈之寒水



迅雷鳴而豁以萬里之碧漢有事化爲無事不平化  
爲太平百忍箴者真兩藏之大總持五倫之大藥石  
也忍之忍之又重忍之即鬼神且無奈我何又何論  
紛紛之虛舟飄瓦哉讀此庶不負許公救時之苦心  
矣

雲間志略序

班孟堅易太史公八書爲志而江淹尤以史中之志  
爲難非難于紀星野紀山川紀田賦徭役災祥諸大  
典而難在人鏡之陽秋也吾松之志自顧文僖秉筆  
以後幾且若而年而未聞有更續者如大兵則倭奴  
蹂海上徵師轉餉或戰或守或立功或歿節等是也  
大災如嘉靖某某萬曆戊子庚申及天啓甲子之水  
旱請蠲請賑請折請截留等是也大役如海忠介之  
濬吳淞是也大興葺如設青浦等是也大賦如三殿

陵工援朝鮮援遼加編等是也諸如此類皆關係一郡三邑之掌故久且日遠日亡父老無可詢腐牘無可簡可嘆也吾師嘗與儒語次日是將在汝儒逡巡却步不敢當而師則慨然任之請志先賢名宦題曰雲間志略當事者企踵相慕捐俸助刻凡若干卷旁搜博採不憚勞朝斤暮削不辭倦其劉劭之人物志應劭風俗通乎師之言曰孔子春秋操一字褒貶之權行三代之直若鄉黨恂恂似不能言則又判然若兩人者其意味可想矣故雲間志略一書寧譽無毀

寧詳無疎寧獨出一人而無旁借他手寧爲曹丘生爲司馬德操而無爲碧雲駮以長少年浮薄刻削之習蓋在朝言朝以精嚴爲主不虛美不隱惡國史是也在鄉言鄉以長厚爲主善善長而惡惡短郡志是也吾豈爲門戶子孫計哉直大體當如是耳儒退而憬然悟曰命之矣請篋而藏之以待後之文僖其人者

鶴林志叙

京口有五名山曰金焦甘露招隱鶴林予皆信宿觴  
咏此中然金焦險甘露喧招隱僻獨鶴林南去縣郭  
無數里不風濤而有清泉不市囂而有幽梵不舟車  
而可以緩步可以遲歸所謂幽人之貞履道坦坦者  
也山中有始皇鑿道王恭飛樓劉裕藏農具於此戴  
顥女磨笄於此殷七七借開杜鵑于此最晚爲馬素  
塔與竹院蓮池耳寺中多殘碑斷碣自宋思陵以及  
岳珂孫覲圓悟中峯其餘古佛大士刻像半出唐宋

名手它山莫敢望焉寺第廢垂久賴冢宰陸公郡守  
文臺吳公玉沙王公捐捧剏復始還舊觀而鶴林志  
則寺僧履中排纂夫國乘以勸戒賢不肖而設也郡  
乘以因革利害而設也而寺乘則否夫名公巨人客  
卿以探竒吊古至其指點泉石品量松桂賴一二寺  
僧爲導師耳若問之名勝不知叩之古跡不識愕焉  
嗒焉如頑石槁木相似使驂鸞控鶴者流取徑于犢  
子雀兒田更谷叟之口非山負客乃僧負客也亦僧  
負山也而可乎履中笑曰山僧辛苦撰志豈以逞識  
途之馬通問津之舟蓋此志成就豪右不敢漁徒屬  
不敢鬻祖塔僧廬免于草莽名蹟護法垂若日星侵  
者還仆者起皆志書一綫之力也若爲游客指迷則  
諸公杖頭自有眼在何煩老僧饒舌

本一禪院志叙

松郡北菴在妙明橋西北舊名北道堂宋宗室趙孟  
儻不屑仕元托黃冠遊雲間更名道淵又五年髡髮  
爲浮屠氏再更法名曰順昌號月麓又自號三教遺  
逸改北道堂爲本一禪院其族弟趙松雪孟頫數來  
訪之因請天目山中峯禪師至院登堂說法月公實  
開山第一祖云月公七十餘坐化其後延空林性空  
來嗣院事緇素歸之式擴大雄殿以及廊廡庖廡畢  
具有雙松堂堂之壁趙希遠所畫松也有梅影軒軒

之僻吳仲圭所畫梅也有幻住山房中峯寓室也有得坐軒月公燕居也有古亭泉中峯棲弁山之黃沙坑漁者得雪溪片石來獻刻古亭字欲取以名泉也有伽藍祠祠周宣靈王其神曾捍禦紅巾者也有瓜裏佛纖細如髮唐李昭道製也有西洋簇錦帔駙馬太尉潘王贈也有呂公樟植自回先生挂瓢辟蚊處也有古錚古鐘古鼎宋板大藏經英宗皇帝賜本也其他不能臚記或燬于兵燹或攘于遊衲或散佚於本院住持而院基亦半漁豪貴家矣今賴偶萍上人

捐資建賢首堂手緝院志而本一禪院之始末歷歷尚可邇求于三百五十年之前寶藏瓜佛傳燈卷如故中峯清夏額如故松雪題梁題院榜如故楊鐵崖碑如故月公後不可無空林性空空林性空後不可無偶萍豈天憐月公爲宋室之遺老而賜之偶萍以綿其姓氏香火于永永乎月公台之黃巖人少游謝南齋歐陽與齋劉湏溪朱約山諸公之門文丞相開閩江浙辟孟僦與之偕抵吳僅十日其環衛王邦傑以城降元授邦傑安撫使孟僦吳江尹孟僦稱疾不

就遠遁雲間後聞文丞相殉難燕京撰文遙祭涕泗  
橫流臨終說偈云文山之客千古忠貞蓋至死不忘  
故宋如此悲哉今人但知月公爲開山祖不知其爲  
趙孟僊但知建文時有雪菴和尚不知宋末有月麓  
和尚偶萍每對余嘆息故特祀月公中峰松雪石碑  
三像以見緣起之所自而意則表章月公之忠義也  
余嘗考松雪趙府君阡表出宋藝祖自秀安僖王後  
歷嘉定咸淳繇蔭官迪功郎至正議大夫沒十二年  
而宋祚易姓至元廿四年召其子松雪詣闕拜兵部

侍郎入直集賢出知濟南府罷歸夫孟僊孟頫等之  
宋宗室也而幸不幸乃如此嗚呼死生亦大矣歿生  
徹進可爲文丞相退可爲月公死生未徹即官至學  
士書畫至趙松雪兄弟間未免尚負慙色今月公以  
大忠大節薰蒸之中峰以大徹大悟箝錘之松雪至  
是必且泫然流涕始悔其從前仕元之非而恨其逃  
禪之不早矣蓋松雪以兩公聞道非兩公以松雪借  
名也此志外之微旨也偶萍有功于本一禪院又有  
功於名教綱嘗讀其志可以知其品矣

休寧葉氏四續譜叙

休寧葉氏譜一創于宋吏部尚書夢得公再續於宋判簿芳春公三續于皇明天順間伯清朗公四續於天啓大儒鵬季公而譜法遂稱大全按葉之先自姬姓武王女弟聃官司空食采于沈尹戍之子諸梁有功封于葉始也葉公退老委政于其子凡六族皆葬南陽稱著姓有曰望者值漢末亂流寓丹陽句容生一子曰遂遂之後散居四方其居歙之休寧者遂之五代孫晉都統續公始也其上居城南者宋理宗



陽春公先生集卷之十一  
朝提舉修公始也繇修公而上至晉都統歷年八百  
歷世三十若存若亡莫得而攷若丘墓蒸嘗歷歷有  
據斷自城南之修公爲休寧第一祖而是譜之成也  
似有奇數焉繇元癸卯以及明天順壬午凡百六  
十年而譜修于伯清公手繇天順壬午以及天啓甲  
子又當百六十年而譜修於鵬季公手一奇也伯清  
修時子孫僅百計今鵬季修時已千餘人矣一奇也  
隆慶丁卯增築南郭巽峯而柳沙公中南畿薦今丁  
卯移汶溪石梁于巽峯塙下而敬仲中北畿薦又一

奇也芳春之續譜也兄具稿而弟承之伯清之續譜  
也父有命而子承之又一奇也此葉氏之譜所以甲  
于新安而豈賤希貴貴希賢攀緣附麗莫可致詰者  
比乎古者三世共財有樊重九世同居有張公藝八  
院相對七口同爨有裴寬兄弟李昉子孫末世衰  
薄此事俱遜之古人徃徃同姓相見面目不相識名  
字不通歲時不相徃來而患難不相奔救族義蕩  
然矣猶賴有家譜一書反覆觀覽發動其木本水源  
而躍然有葛庇根葵衛足之意此葉鵬季四續譜之

所繇作也鵬季學問淹博踐履方正生平著撰最多  
而此譜尤有綱有目有情有文有勸有戒極得鮪老  
泉李崆同兩先生遺法其家乘中之良史哉

江陰赤岸李氏家譜序

今海內世家常有而聞人立家不常有指屈趙孟之  
貴卓鄭之富其先菟後枯朝榮暮落博不得南窓高  
臥人一笑惟有忠孝節義之奇男子流羨于人口而  
震耀于史官之耳目者雖更數千禩其生氣奕奕如  
新若江陰李侍御仲達是已當魏璫盜弄國枋矯  
旨橫行明殺正直敢言之諫臣蓋仲達被禍尤慘不  
兩年 今天子握乾開泰浹除一切凶穢腥羶于是  
仲達自侍御而贈罔卿情廟旌廬賜祭葬賜任子朝

野無不想慕仲達之忠貞而願爲執鞭者衆皆曰伊父何修而有斯子也則曰有見復公在又曰見復公之始祖誰何又何修而有見復公也則曰自江陰江陰自赤岸赤岸有李氏之譜在譜桓烈公而下纍纍十七世矣凡天子之袞辭鴻儒之椽筆科名壺範悉撰述而臚記之其譜學之良史哉古人持盃必奠執七必祝示不忘始爲飲食之人也豚蹄斗酒以祀田祖示不忘始教稼穡之人也而况自我一人以溯百世之始祖乎此家譜之所繇作也但士大夫多脂

田美園宅暮舞朝歌而族人曾不沾其片鱗斗粟之惠或翰墨文章敏妙一世其聲價之重直可傳六宮走四裔而無暇爲先世撰述其一行數行以寓收宗合族之大指子孫日蕃則日散日遠則日忘見尊長不下車祖宗之名字即以名字其奴隸輿臺而漫不知改正慶弔莫往來緩急莫調助判而如塗之人又判而如胡越犬羊之格鬪惟家譜廢故家教因之以放佚失墜可畏哉今李氏洞燭水木親疎之序與興敗禍福之源家譜一條于怡靜公續脩于守安公再脩

于戒庵近復公而大脩于見復封公所謂非徒言之實允蹈之者也產不踰中人而周急最切手不釋書卷而訓子最嚴見復以孫繩祖則稱孝仲達以死報君則稱忠忠孝悉萃于一門令名重香于百代如此聞人聞家豈區區以富貴自雄于里中者可比■論乎嗟乎海內稱世家亦多矣非特無祖廟無宗儀甚則羶慕驟貴驟富者薦賄以通譜焉謂他人父謂他人兄初則倚爲衛足之葵俄且盡變爲蕭墻堂圯之荆棘斯人也生不可列拜于祠歿不可書名于譜雖

家有先世之顯證確據之真系姑且并置于混沌無何有之鄉而譜牒不復脩矣仲達剛正人也其神有靈得無怒髮裂眦于亂宗通譜之齒錄乎士君子始進第一步何至妄相攀緣爲地下狄武襄所笑李封公曰唯唯否否吾不敢明以告人而附載譜中使後之子姓或亦有省焉

洞庭嚴氏家譜序

禮云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子孫不敢爲不仁不明而敢於誣祖誣祖之罪莫甚於家譜賤晞貴貴晞賢攀緣附麗莫可致詰卽魏收沈約且然何論郭崇韜哉余讀洞庭山嚴氏譜出文石隱君手此信史非誣史也嚴之先自宋建炎中寧波鄞縣四十八公爲平江路判官占籍爲吳人姑蘇志載著姓者數家嚴與焉公以爲古老傳襲之言難于憑據近自十世以上彙成一帙而悠謬虛無者屏弗

書其可信者一常熟嚴文靖相國或云判官苗裔也  
謁之可以合族公謝不往曰吾祖彰德公由司寇郎  
起家爲名二千石何必攀援三公以爲門地榮起伯  
誠爲始祖以次相循倫序昭穆遠近親疎歷歷如指  
諸掌其可信者二譜立而生者不至路人歿者不至  
餒鬼輿臺賤隸不至僭冒竄入於同姓同宗之間或  
比肩而坐或招手而呼而蘭艾玉石有所辨其可信  
者三此文石公撰譜之深意也用晦君孝謹而文仰  
體此意手錄付刻永以貽之子孫登木而顧其枝酌  
流而溯其源葛蔓葵衛世世尚有令聞哉昔刻子能  
言其祖君子稱之文石公之謂也對千客而不觸一  
人之諱不犯先世之名用晦君可以免矣

鮑氏世孝錄序

往門生嘗問孝字之義余曰孝者老也老者在上面而子首戴之故曰孝孝者上也百行以孝為主萬物以土為主子不能離孝如物不能離土也故曰孝昔者宣尼有孝經吾朝永樂御製有孝順事實鳥有孝鳥木有孝泉草木有孝竹斗中真人有孝悌王隨在應現留孝子榜樣於人間造化之勸諭人亦良苦矣吾友李司馬鏡始嘗以世孝源流示余讀之爲歎邑棠樾鮑氏異哉鮑壽孫十八中咸淳江東漕解第一

至元丙子郡將李世達軍叛壽孫挈父宗巖避寇山谷間盜得之且曳且刃以索金帛父子爭就死俄有大風怒號盜疑騎兵至駭散父子俱獲脫此見文皇帝御製詩元壬辰兵起鮑元鳳負母氏自劉村天曉入深山然後間行以求妻子至晚家衆始相會及亂定還鄉此見新安志成化時鮑燦母七十餘足患疽腐臭不可近燦旦夕跪而吮疽毒氣觸臟腑嘔逆成疾幾不能飲噉人皆危之浹旬母氏疾果愈此亦見新安志燦卒子光宇光祖光輔相繼如京師乞旌

父孝官曰孝子歾不旌法也弗見聽則彷彿皇於路衢且行且泣談說吮疽事不休路人聞者皆嘆息李空同爲之作誠孝堂記光輔三歲而喪母十六而商五十行成名立不刻削不近婦人匍匐山林獲吉壤以葬父燦李空同稱爲豫齋子又贈之四言古詩八章光輔之次子名若愚納姬傅氏生大本大本事嫡母汪生母傳左右無方娶妾及門知名家謝去并日金不問李本寧爲之傳大本之子孟瞻母鄭孺人寢疾孟瞻露禱請代又捐重貲爲孺人轉贈外家其他諸



善事非一而余嘗爲鮑孟瞻傳以志之屈指鮑氏自宋及元自元及明凡三百餘年而孝種纍纍至今不乏絕登國書列郡乘載在祀典卽新安金張卓鄭雕龍文苑世家皆不敢與棠樾鮑氏論甲乙蓋此非一家一鄉之孝而實一國孝天下孝也昔者程堅哭母櫪馬聞之輟芻趙雋解衣以覆醉父虎豹見之岐路而去彼鳥獸且然况士大夫身任綱常之重而忍使棠樾諸孝子汶汶泯泯者乎旌閭表宅賜粟復租圖像百城以示風厲舍鮑氏其誰與歸孝哉是錄可以



貞節錄序

貞節錄者錄丹徒戶曹郎九見之女兒也女字金沙  
曹生年十四而曹生夭女聞訃哭聲如崩墻跽訴於  
父曰願一拜曹郎歿無憾父唯唯應之而女請益堅  
旣入曹室憑棺大慟左右皆爲唏噓父嘆曰吾女鐵  
石腸何忍奪其志女從此義不他食但食曹氏粟手  
績累貲營曹生墓而廬之五十年洒涕松栢旁幾無  
乾土矣鄉父老諸生上狀臺使者疏請旌廬而遠近  
士大夫爲詩歌誄贊以張其事題曰貞錄志數也余

曰在吳稱貞女在曹稱節婦禮也或曰女未婚曷稱婦余曰未婚之女不應婦然則未仕之臣獨不爲王臣乎夫吳女之納名曹也告廟曹也憑棺而哭曹也營墓而廬曹也若之何其非婦也惟明揭之曰臣則義無二君明揭之曰婦則義無二夫後世依回于未婚之說甚有以叔續嫂妹續姊續禮亂倫幾與異類等而異類且有不然者烏曰鵲鵲失耦則不栖魚曰鰈鰈去一則不遊而况賢士大夫之女子乎若使如市井流俗之見婉詞而遊說之峻色而迫奪之則吳女非歿於三尺之外卽歿于徑尺之帛而猶得以五十餘年凜凜如秋霜皦皦日者非賢父母兄弟垂憫護持不至此嗚呼危矣哉夫男子情窳爲歲月纏綿久耳吳氏未婚烏乎情男子多讀書強半爲名使吳氏未嘗受班姬曹大姑之教烏乎名名枯情枯則曹氏一粒粟卽蘇武穹廬之雪夷齊首陽之薇此身雖存亦枯如蜩甲耳何論生歿又何暇論早晚計也吳大夫九見曰善今而後女兄在吳曰貞女在曹曰節婦題曰貞節錄以從省道人之命

節孝承恩集叙

白香山詩云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  
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歿猶抱節男兒若喪婦  
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  
還有一枝生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余嘗讀此詩  
而悲之每欲刻傳人間俾士大夫崇獎人倫者應以  
表章節婦爲首務而或格于例束於貧迫于簿書期  
會之無暇而皦日秋霜之操泯泯矣婺源金使君東  
南之第一卓異也入計朝天躬逢登極特上曾王母

祝氏苦節一疏 特旨旌閭太史制詞守相捧檄會  
 稽父老子弟傾城涸巷而觀之嘖嘖嘆奇節純孝無  
 兩此承恩集之所繇刻也祝母父桂軒翁攻岐黃鵲  
 意之書嘗夢曹大家入室覺而心異之十七歸實齋  
 金君不六年早夭母僅二十有三耳永訣之夕號哭  
 騰擲索歿姑王氏抱三歲孤伯乘者授之懷乃感悟  
 三日始進糜七日始進飭俄而祝融震驚擁姑抱兒  
 竄火焰中出呼眾人踉蹌來救拯得以免姑歿則又  
 拮据百端以襄大事遣孤兒從外舅治醫其門如市

母獨屏居小閣中非祭時罕睹其面享年八十有六  
 而終孫楚畹公乙丑成進士上書得 旌典雖非未  
 亡人本懷實伯乘以未了事留補于後人者也嗟乎  
 有祝母而後有伯乘而後有楚畹有楚畹而  
 後天下復知有祝母若使母硜硜溝瀆與孤俱盡直  
 亡宋之文陸兩丞相耳惟收復煨燼式微之餘而復  
 還之金氏即郭汾陽李西平何以加哉婦節如此恨  
 不使香山一唱三嘆描寫而詠歌之而愧余非其人  
 也姑應其請而為之序

東征紀叙

朝鮮奉正朔二百餘年蓋東方君子之國爲遼左外  
藩蠢茲島夷敢越厥志所恃三大酋曰石曼子曰清  
正曰行正曰足倚角抗衡中朝耳圭叔王先生以文  
武異才甫完西事旋監東師徵苗獠兵二萬有餘趨  
地九千餘里陸帥劉綎水帥陳璘皆稟受約束齒劔  
淬刃氣吞倭奴者八九矣南原之後先生力主決戰  
駐營則有近無遠督師則有進無退趣餉則寧有餘  
無不足於是一戰而山谷之伏兵發行長背城走再

戰而舟師發石曼子就擒水陸夾攻兩大帥隨機策  
應先後馘三千餘級其斃于林莽仆於波濤者人馬  
甲仗不勝紀秋毫皆主叔居中調度之力也雖然此  
豈好爲戰哉先生守重慶嘗以單騎入播播之罪釀  
自七姓故議主勘南原挫劓不一大創之則倭有輕  
中國心而朝鮮不靖故議主戰播如穴兔薰之灼之  
一獵師足辦倭如負隅之虎非制其犇烈之性而殺  
其奔佚搏噬之威飛而食肉寧有已時哉先生德在  
西功在東司馬門之書未上而樂羊之篋踵之先生  
不伐不辨非久公論大明而朝廷一有緩急且以召  
先生則有東征紀在

秦稅紀序

御史持國余公在臺中銷勒諸璫甚法皆莊憚御史  
御史巡關中關中稅者梁先聲懾之膽落矣曰是嘗  
以司薪索小黃門者是常案大璫某養子某奴者是  
嘗械四方進金亡命兒者於是欲說中公禍無短長  
則陰結左右置蠱潛毒公公發其姦嘔惡血虺蠱如  
菽者百餘數昏瞽欲死得不死公之子震伯見公䟽  
日夜泣挺劍躍馬欲報仇西入秦交游遮止之不果  
行因慷慨作志感詩未幾聞梁璫撤回又作志喜詩



陔餘叢考卷之十一  
詩不能盡者盡載之先後記中讀之使人悲憤交集涕泗橫下真忠臣孝子之志哉嗟乎執法如御史幸而勝爲公不勝爲膺爲滂爲浮爲球大則五屬小則髡鉗輸右較耳勝則震伯幸爲子不勝非斬仇祭墓則含笑詣獄豈肯出龐氏娥緱氏玉兒女子下哉賴天子神聖臣不歿難子不歿仇戰勝而肥發之歌咏卽日御史西秦還出此讀之父子相向抱持泣更不知掬幾斗淚洗面也震伯神用清審志氣貞立二十時從京師短衣單紱尋師秀州匹騎走三千里風雪

中津吏不知爲御史兒此可以觀震伯矣震伯讀書破萬卷文章如排山倒岳要自奇男子細事不具論余讀易後萬事灰心久矣爲震伯題此敘得無陳元龍豪氣不除耶雖然龐娥爲父報仇申屠蟠十五歲上書外黃今頌其孝義蟠處士也而少年意氣遂如此余何忍當震伯而失之震伯曰某曩者不聽諸君言脫身往何若余曰蠱之六四爻有之裕父之蠱往吝象曰往未得也震伯曰然則今日何若余曰蠱之六五爻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孝子

陽春先生集卷之一  
討仇志雖未行而譽章矣御史傷於蠱卽以蠱卦  
爲震伯一洗胸中之恚恚可乎震伯笑曰善請更  
記之時丁未小春夕漏下二鼓矣

鹽官小草序

小草者喬公毅侯所著也公宰鹽官五載餘先後薦  
者十三刻以卓異聞主爵題留考選單業已列名而  
公獨上箋請開局自効授工曹旋轉司馬適以蜚語  
中考功法聽調而公願爲諸生師繇順天轉拜南京  
學錄陞辭之前上封事數千焉指陳遼左事甚悉外  
則戰守兵餉內則三事六卿甚而贊御乘輿皆慷慨  
盡言而無諱人意公出門折軸磊砢不平其一種感  
憤用壯之意鬱勃而無所施故發之爲子瞻嬉笑怒

罵與賈生之流涕痛哭而不知非公之本旨也余嘗讀公鹽官吏牘如三倉議間架議解軍議鹽票議均役議倉廩議海塘議民運議皆民間之積蠹積弊大利大害寓焉公詢之鄉三老質之賢士大夫請之郡臬臺使者事期可行法期可承否則雖忤觸當路抵拂巨公轉譽而爲誹更白而爲黑公亦不以屑意今吏牘所載諸款言言皆訐謨石畫亦字字皆苦心血淚也公在邑不忍傳舍其官在鄉又不忍秦越其父老子弟凡桑梓利弊之尤者暢言之當路必解倒懸

而後已公居恒設心如此而當遼事攘攘豺狼入室燕雀處堂大丈夫歿則歿耳寧肯踟躕隱忍作無口瓠耶公有識有才有膽有畧而又有干霄之俠氣以助之扛鼎之筆力以運之故思慮深長議論痛切下爲桑梓憂上爲朝廷哭不覺其懇懇款款一至是此無他功名之念淡而忠孝之心真也假令當宁採其言見諸行事軍中得韓范禁中得頗牧天下事尚可爲而坐使有用之文章不試之天下而僅試之斗大鹽官又不哀然旌之以爲功而且多方釀之以爲罪

宦途苦海人情太行公雖無幾微見顏色吾不能不  
爲公論慨已故叙其草而傳之

海邦輿頌序

吾鄉陸伯言遜自華亭侯又封婁侯其分野皆隸在  
斗牛星紀間雖隔衣帶婁實我父母之邦也今婁侯  
爲心蓼劉公文名烜赫號稱楚材學士大夫傳誦其  
公車言者爭以木天貴人期之而公獨以州大夫自  
効發矚于婁而脫穎於東諸侯上其治狀高等載在  
海邦輿頌自朱轍青衿黃童白叟以合之於後先臺  
臣諸薦牘無不交口嘖嘖稱劉大夫賢大抵乙丑下  
車後似東西京良吏專主於廉平不苛無斲民和無

挑時譽而三載聲實章聞婁以大治賦中之額與額  
外之賦苛碎浩穰得公則脉絡甚清漕峻急部署甚  
蚤訟狡譎決判甚神駕馭將士甚肅吐握孝秀甲乙  
其稅文甚裁屏車騎履田墮甚整辦彈治博徒惡少  
及胥史舍人兒甚健武自公在事而嘯醜舞怪者不  
敢食肉而飛矣歲雖饑不害矣風雨時粟價平海波  
謐遊轍稀州庭廓廓若無事秋毫皆劉大夫賜也惟  
大夫大有造於婁故事奏三載績束身闕廷聽天官  
尚書考而婁人則公留戊辰當入覲期秣馬脂車以  
從者惟恐後而婁人則公留公以駕輕就熟之才試  
盤根錯節之地簿書不謂俗錢穀不謂煩其篤摯則  
反火昆也廉介則一錢寵也敏速則數十函穆之也  
即使較書天祿不過博太乙青藜上一焰火耳豈能  
兼君家數子之所長哉古人陳詩以觀民風途歌里  
謠皆採之上太史公司勲氏物色良吏有如劉大夫  
者乎請質之隣壤部民之言并沈麟系所刻海邦輿  
頌

武舉鄉試錄序

代

萬曆乙卯江南四郡當武舉試郡大夫集材官羽林  
良家子以待而逢執事者之不閑迺遴丙辰秋七月  
鹽臺侍御張公蒞焉初試射懸鵠命中飲羽沒鏃者  
若而人再試騎跨鐵襴褱馳生馬駒罄控縱送者若  
而人三試籌策投筆蹶張請纓慷慨曉暢金相玉版  
之書者若而人事竣皆交手相慶曰茲可得虎臣以  
報天子矣自昔文武合爲一轍故玄圭誓師赤烏破  
斧八則相出則將有專征而無專闔自儒紳介胄判

爲兩途於是丈二之矛七尺之組往往窹東于文吏  
三寸之管而武始大緇又以 皇上享國長久海內  
泰寧定三華隱六刃建威銷萌者又四十葉於茲矣  
游騎不馳鞬弓不發匣劍不淬腐頽不談無論九大  
塞飽食偷嬉卽介冑子弟田野豪傑鮮有躍馬羸糧  
盱衡瞋目而起者豈未悉 朝廷邇年求材甚亟乎  
往者 皇威宣鬯靖寧夏殄緬播衛捍朝鮮冠帶之  
國數下尺一司馬門懸金錢爵賞募戰士不啻左右  
手飲至 獻廟累級世官其激揚將吏甚寵今日前

稍幸帖息而邊士嘗以脫巾譁矣貴竹以叛苗告矣  
閩浙又以倭警聞矣齊魯千里爲墟析骸爨子且挾  
饑民而挺矣甚則訛言忽起如往歲江陰荆溪故事  
鳥驚魚駭士女奔啼言之尚使人怖此豈安瀾覆鼎  
儒者坐嘯畫諾時耶多士生長枌榆懷杞婺之憂而  
欲投袂奮起以佐 國家緩急之用其將以誰爲師  
自昔吳中多奇才劍客如要離燔妻斷臂視歿如歸  
周孝侯射虎斬蛟捐軀赴難其英風勁氣尚能使魚  
劍秋鳴鷓濤夜泣而多士度更有進此者則請以易

之師貞丈人爲多士勗師之九三曰在師中吉王錫  
三命蓋將者謀勇兼資忠孝並著有中道焉過勇則  
輕隴西李少卿是也過威則離蜀漢張車騎是也過  
專則僭王大將軍桓大司馬是也過智則佞侯君集  
是也惟中則勇而怯智而愚威而惠專而順獨郭汾  
陽足以當之武科初倡于唐而汾陽順獨華州試武  
舉起家驅安史逐回紇屹成三百載中興再造之功  
誰謂是舉果不足得士哉多士雅志汾陽勲業師居  
以中師出以律小而獨當一面大而總轄九鎮使

天子倚爲長城而褒衣博冠之儒不敢與兜牟分左  
右袒豈惟王命三錫卽舉主千秋之光寔賴之矣若  
而吳要離周孝侯恐有志者薄劍客不爲吾不爲多  
士勗而以郭汾陽告汾陽今侍御崔公關中產也



秀水縣志序

古邑麗都郭者不志譬之支子不廟附庸之國不祠  
山川禮也然則秀水志者何秀水自宣德胡中丞建  
議剖爲邑廣袤二百三十五里界吳越纏斗牛東會  
滬瀆西控禦兒凡具區天目茗雲之源分脉別派透  
蜿曼衍折而入於秀州始滙爲大澤而其中平原臚  
臚無高山巨岳之鎮青蕪素練映帶林薄川流如繡  
遞相灌輸故江南則壤之賦倚爲陸海而邑人士又  
皆韶雅嫻文章接轡傳圭秀甲諸郡是邑也水爲勝

陽春公先生集 卷之十一 四十五  
故宜志其大者少春李侯爲令之五年政成慨然嘆  
邑無遺志志無成書乃聘孝廉孟實姚君伯清項君  
及邑博諸文學弟子研檢撰述屬不佞爲都校余惟  
秀水之名邑也晚其先憲故實不能舍嘉興之郡邑  
圖說而更有剗剗者始於刺史雙湖戴氏其文不雅  
馴卽書者僅耳目之什一則又不能不舍戴氏而更  
自爲志嗜志雖述幾於作矣余非作者旣諾授簡之  
役遂與諸君後先咨疇復爲次第刪潤之不敢以叢  
記詭事簡而止不敢以卮言飾文法而止不敢以泚

筆衡人核而止庶幾觀風考文師往詔來燦若眉列  
而掌睹焉夫古者小宗無祖其得自爲立祖者惟仕  
而顯及宗之賢人始諸侯皆有圖籍秦裂封建爲郡  
縣縣蓋三代之侯也今李侯賢且顯於法得自爲宗  
譜雖治邑肺腑郡國然圖籍故不得獨闕此秀水志  
之所以作歟余嘗聞秀水者望吳門之水也乃父老  
又言麗橋之東有秀水生五色光見者獲種種殊勝  
福則澤國之秀冠冕東南似不可以無紀而况儼然  
稱巖邑之雄乎哉昔酈道元水經太史公河渠書皆

陽春公先生集卷之十一  
以水著名而鄭樵亦曰後世撰輿地主於州縣州縣  
易而遺牒莫攷矣不若斷自水脉爲主如尚書分州  
以水原定經界此禹貢千古不易之法也是故名秀  
水志

姚百雉虎丘詩序

癸丑春王卜日看梅玄墓回檝虎丘讀諸子聯舟泛  
月之咏使人肴舞肉飛聲嘶氣奪雋矣快矣險矣奇  
矣當其靜也閑門古寺甘冷淡于折脚鐺中及其動  
也艷舞清歌逞豪華于點頭山下天涯兄弟偶墮有  
情之痴菀苑風流不讓無遮之會昔人云名士堵立  
紅妝成輪置筆投杯殆欲仙去其諸君子之謂乎肴  
道人艷而傳之題序如左

薛華斗枕上篇叙

福清華斗薛君遊雲洞時時載蘭蒞貽晉道人留之  
飲飲酣賦詩多豪瞰律俠露燕趙劍客之風久且善  
病倦遊倚枕上與短檠孤榻間哀蛩相和寥蕭幽淡  
而境愈寂吟愈苦即勸之止酒輟詠弗顧也立冬後  
來訪余其量幾埒下戶而詩品已進上乘禪君豈得  
瑪瑙遊仙枕十洲三島皆從枕中度過耶老杜云世  
情只益睡此以枕避世也堯夫云高枕看見戲此以  
枕玩世也若吾祖希夷先生受五龍睡法勦睡輒半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十  
四  
歲不醒但有睡歌而無詩句畱人間余學之不能則  
讀君枕上編以代華胥混沌譜而已華斗其許我否

游勿九懺悔詩叙

閩中游勿九奇士也書綜五車筆扛九鼎宰物巧妬  
所至齟吾嘗自嘆曰此必三生以前好與波旬爲侶  
率億千萬魔軍魔民與天惡戰跨山蹋水捉日擎雲  
天上求滄海中釀酒遂爲帝釋所敗鬼兵自碎逃入  
藕絲孔中今謫藉人間種種拂逆亦復如是因作懺  
悔詩訴于竺乾古先生詞旨悲痛而肺腑亦真非文  
人掉戲爲綺語也夫才高不遇則必有一種感憤用  
壯之氣蟠屈而不得伸非解嘲逐貧則詛天罵鬼似

陳有市心焉若讀游君懺佛詩可愧矣抑聞之顏延年云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志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于編蓬之中用此道也游君得無意乎

華廷鳴悟塵軒吟草敘

詩有正脉有正聲一變而爲纖媚以詩餘小令入之再變而爲流便以方言里語入之是兩者勇於立幟急于噉名于是寒膚慊腹之士挾小慧而從之不覺狂魔窺其心腑余老矣力無能挽回爲嘆息久之晚而得廷鳴華君君之高祖西樓公以豪聞與文徵仲陳白陽諸名流相往還產挫元樓公繼之舉白齋先生中甲午榜漸還舊觀君繇諸生鼓篋太學才名赫然厭薄經生言而好有韻語特甚所居當宕口鵝湖

饒農圃陂池竹樹菰蘆之勝單恰疎巾時與客徜徉  
賦詩以爲樂其詩精整簡練清迥高華法律雖嚴吞  
吐如意吾所謂詩餘小令里語方言之習氣君一洗  
而空之其亦詩人之卓識者矣君讀書有皇甫癖嗜  
茶有陸羽癖好山澤之遊有禽尚癖所趨旣幽其詩  
品自不得不異薰之以十斛名香淘之以萬丈冰雪  
三伐毛三洗髓非凡子可得而驟乘也君家孝子寶  
自晉及明科名纓綬不絕君味玄退素澹然無意于  
蟻羶蝸戰之場吾喜華氏之復有隱君高士也故敘  
而行之

而竹之

王平叔旅燕草序

南華謂風怒號鷗鵬怒飛草木怒生皆言力也非莊  
子不能爲此言非南華之文不能當此言而余獨喜  
佛經云小兒以啼爲力婦人以嗔爲力蓋力從弱處  
生則其強更百倍漢有姣好如張子房魏有纖妍白  
皙如崔伯深其人乎吳興王平叔制義精微脫盡蹊  
徑圭角筆力有九鼎之雄光焰有萬丈之勢開發而  
爲詩歌鏗訇奔射上無三楚下無六朝而恂恂自將  
似不屑與海內騷客競尺寸名者其意念蓋深遠矣



自古燕趙多豪傑今劍客不在市神馬不在冀激商  
變羽之聲不在悲歌擊筑而在才子之詩若文吾平  
叔是也平叔行矣試書而奏之有力者其將負之而  
趨乎

陳敬夫文序

敬夫爲諸生有聲矣然絕無今人士統衣之好披短  
毳沉沉土墻中謹以三才舌爲弟子師歲易殘糶以  
事老親歸而掩門受書頌讀之聲如戛金石往往出  
草萊籬落間家益貧神益王屬者歲奏賢書屈四指  
而問若何人氏則敬夫儼然改玉矣今讀其文筆花  
墨霧言言五色矣所謂虞卿春秋從窮愁中來子雲  
未爲執戟僅以草玄淹度餘齒敬夫有焉嘻此非知  
敬夫者也敬夫自四歲時已少孤賴有母氏以至今

日暮雪挑燈寒風吹戶虛絲零牘形影蕭然以敬夫  
拔俗之韵雖恥與貧賤相仇顧其仰而嘆俯而泣當  
必有慟于母氏之訓慈願爲折肱嘔肝以一收青雲  
之價揚四海而報九原盖其素盟哉昔人以親逝而  
歌蓼莪之詩敬夫欲顯其親而獨以詩起家皆孝子  
之用心也兩山魏君業嘗館穀敬夫相權如椒闌因  
述其所以魁多士者繇此故特乞言于余題其文曰  
懷椿堂稿

周志齋制義序

萬曆戊子 上眷顧南國乃命太宰博選賢勞不貳  
之臣往蒞茲土側聞志齋周公入領其任某聞而喜  
加額曰是公某爲儀曹時所常推爲名世其人者也  
前有文襄後有志齋兩周公前提後挈岳鎮海潤東  
南厥惟幸矣東南澤國素稱繁衍往者家汰人侈肥  
消瘠存雨師旱魃又相與循環而更嚙其肉此非可  
以區區條會而約束之也公甫下車布寬大之政誓  
精一之約蠲法外之徭省弗經之費於是不三月而

郡邑之聲樂減不三日而江浦之戎寇清何其易若烹鮮而恢若游刃耶予始欲窺公之學而不可得間一再謁公快聞緒論會聚生平有加金石公始出舉業一冊予從容卒業皆君之殿元焦君所爲丹鉛評閱者也焦君茹公之華儼然改玉則公之出其吐珠以治天下易可知矣夫文章之於經術事功之於勳業二者若相類而追琢締繪以爲文簿書期會以爲例此其適道致治兩無當也譬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郢鼎不亦遠哉公之學本於六

經嫡視關洛庶視子史奴隸視二氏且能使之奔走於筆端彙而爲竹頭木屑之用故其文淵乎其莫窮亭乎其若豐颯颯乎其大國之響也夫文者通於心與政事之間公之文其非聖不言則其出而經營四方措諸三代之治者不猶形影之相赴宮商之相生者乎公成進士於世廟之朝於運爲午昌厚博大之氣公一稟之而又生長東魯得以鼓巖泰岱之峰灌纓泗水之上目饜詩書耳飽禮樂宜其磅礴而不散孕而爲公之人文也昔儒林循良未有合傳予故

梓公之文使天下知三不朽之合而爲一人有如公者豈特垂式海內之多士而已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陳睂公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序

王季重擬存稿序 單質生瓶庵集敘

王子逸詩草敘 觀並頭茉莉敘

王箕穎詩敘 楞巔稿敘

李寶弓使君詩敘 施子野花影集敘

萬子馨詩餘圖譜敘 冒少嵩萬里吟敘

申維志息廬詩敘 劉代予雁字詩敘

李宗文移情草敘 周公美閩游艸敘

超然詩敘

劉無兢無似丙丁程墨敘

施公仇詩敘

林元達吳興游草敘

張鯤淵青樓小奏敘

廣陵游草敘

穆仲裕江南游稿敘

孫潛夫滄州集敘

許湘畹雪香庵集敘

王雲我讀禮集敘

李徂徠愛日樓詩敘

李氏碧梧軒詩系敘

李行初南游稿敘

宋沂州集敘

沈仲貞餐勝齋集敘

倚劔亭艸敘

吳省生漫遊草敘

馬毅仲聊吟敘

素雯齋續集敘

黃經甫遺集敘

何无咎汲古堂集敘

靜嘯齋集敘

孫婿莫高

太暉甫較梓

陳省公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王季重擬存稿序

昔人評子美詩聖太白詩仙陳子獨不然曰李杜詩  
俠俠非田仲朱家劇孟郭解之謂也俠莫如孔子之  
春秋筆挾風霜字帶劒戟詩之不亡實繇於此其次

陳希公先生集卷之十一  
莊周俠而子屈原俠而騷司馬遷俠而史李杜俠而  
詩此皆以異人兼異書故名俠也吾於山陰得王季  
重使君嘗讀其游記心怖焉已讀其觀海靈谷諸詩  
骨幹風姿出之俱異想咀之俱異趣異人也哉東坡  
謂俠士智勇辨力皆天民之秀傑者三代出於學漢  
以後出於郡縣吏今季重經術吏治業已有聞於時  
而數起數躡乍沉乍浮凡生平恠恠奇奇磊磊落落  
之精魄神審百未得一歸而并其所謂天民秀傑者  
強半出於詩弄丸舞劍擊筑扛鼎其筆力耶堅白同

異灸轂譚天其嘲謔耶五百義士六千君子其驅策  
使令耶去陳言如仇故郗嗟邪解如反惡聲滿腦肥  
腸穴胸洞腹海內二三同志外誰敢與之耦敵衡視  
者彼捫束聲調如牆工趨轉側姿媚如盤中舞季重  
直醜而唾之斯亦可謂蕘林之雄已客謂季重代興  
曷不操齊魯吳楚音夫正惟不齊不吳不楚乃所以  
成王季重季重詩膽方且鞭風霆移星宿醢魔鬼赭  
五嶽欲使童煮四大海水欲使沸暄聖人不受睨神  
仙不爲而肯雕蟲畫鷲局促諸君子轅下平季重忠



陽春公先生集 卷之十一  
孝人也太公老矣摘之蹠則蹠杖則杖官俸所入半以衣食五宗及落魄誰何之游士不矜其能不伐其德不驕語貧賤卓然皆古英雄之大根大本也特以俠腸熱而善柔俠骨悍而善藏俠氣猛而善調世無明眼人不解物色之遂謂季重但經術吏事中民譽耳正如李杜大俠也而目之爲詩人度兩公終未肯子美兒畜嚴武太白奴使力士兩人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旁人莫測也詩者不必俠俠者必能詩卽稽叔夜子房之句陶淵明荆軻之詠皆有深心焉何獨於季重而疑之季重自題曰擬存其詩存則其詩俠不妄矣

單質生甌庵集叙

漢伏波將軍好騎鑄交趾銅鼓爲馬式表曰臣援嘗  
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依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  
脣馨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馬高三尺五寸圍四  
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余笑曰耆舊大人之論  
詩文也必今之非而古之是何以異此自來新陳之  
相變也雖天道不能違而時爲帝時不能違天而詩  
文能與時違乎桓温與殷浩共爲竹馬之戲桓棄而  
殷取之笑曰殷當出吾下伏波之馬式其桓温之竹

馬乎嘻此吾友單質生作詩之微旨也質生函慧根  
食靈氣直透至人之心光不走俗兒之思路似從作  
者機杼外別構出清脆新聲玲瓏小品翩翩年少乃  
有才情如斯人者乎昔元微之詩流傳宮禁王渙之  
詩遍唱旗亭李益詩樂工爭相賂求被之管絃形之  
圖畫豈在少陵顧及俛出其下耶大抵具範兼鎔歸  
之作家獨詣偏精歸之才才子才如質生自不覺勒回  
氣候動搖人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如必擬議李益  
諸子以爲風流是亦竹馬馬式之類也君家單道開  
好食細石子如口啖餅餌匙抄爛飯火食人不能也  
單道開之奇奇在石質生下筆火食人亦不能也單  
質生之奇奇在詩

王子逸詩草序

秀州王子逸與兄元雅並篤隱操一時同社爲方叔  
叔祥伯承秋潭老衲看道人每相見土剝竹床茗旗  
菜甲但問近課詩幾首抄書幾葉放幾生夜坐幾更  
鼓絕未嘗及聲聞利養市朝嘈嘈口語事飲子逸酒  
莞然笑喀然醉屬之題咏無所辭亦無所角幽淡清  
遠而本之柴桑爲多蓋生平好讀陶詩故也通達崇  
簡非禮不動士大夫肅之爲童子師日得糈養親以  
贍妻子子二皆成名書法精楷徵寫諸經刊布流通

以此益復玄解不忤不求不疎不數四十豫撰墓銘  
有王無功白樂天之風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觀並頭茉莉叙

茉莉嶺外海濱之所產也一見於南中行紀紀自陸  
賈一見於南方草木狀狀自稽含宣和艮嶽列之入  
芳雜陽名園載之奇卉曰沒利者王梅溪集也曰抹  
利者陳止齋集也曰抹厲者李格非集也曰未麗者  
洪景廬集也曰那悉茗又曰鬘華者梵經也諸書臚  
載難以詳述而一叢之中發爲雙萼連趺則自如臯  
冒氏園始主人辟疆子艷而賦焉遠近名流遞有奇  
作或謂其大如簷萄或謂其瑞似嘉蓮或謂其花生

陔餘叢考卷之十一  
於情或謂其情生於花諸君子不能判省道人曰舊  
傳虞美人草聞人作曲則枝葉皆動已高郵進士桑  
景舒製爲別曲對草鼓琴枝葉亦隨而動江湖共傳  
有虞美人操惟天下一種有心人能感召同心之言  
亦惟一種有情癡能移換無情之物辟疆詠之而諸  
君子和之諸君子和之而花神應之試以奏茉莉前  
得無聞而起舞乎即謂此詩如虞美人曲可也

王箕穎詩序

余結茆山中本以屏喧息囂每當三春游屐跡之往  
往紅綃翠袖與黃頭郎白髮農夫入旁午蹊塍間余  
反戶拒客甚則操桐子避入竹蒿中薄暮言歸猶聞  
歌嘯因思行滕絆屨爲塊莽無人之游而老不任道  
塗病不任澗飲谷食蓋隱之難如此吾友王昇之少  
與余同研席終歲下帷精研三禮有纂註行于世余  
嘆曰當世廟時朝野無不習禮家言若使昇之與  
張永嘉諸公議禮子大夫前當取黃金相印如斗大

陽春公先生集卷之十一  
特昇之薄而不忍爲耳昇之學博才豪文麗而師法古故心淡而神清跡幽而意簡讀其詩可以知其品矣塵視浮榮故取徑于王孟孩視時輩故追踪乎少陵不屑交遠游大故三徑削跡孤賞冷然今而後知城市有大隱火食有神仙非虛語也昇之自署曰箕穎又自呼曰慵懶生余詩如唐球僅堪自貯瓢中昇之詩如許由其瓢至今尚掛天壤間昔人云山中無許由箕穎亦頑壁其吾家峰泖之謂乎

### 梅顛稿敘

耆道人種梅於佘山上下多異種遠近來觀者攀折不能禁香雪觀地幾寸餘頗挾此以傲客已遊光福鄧尉熨斗柄諸村落中湖光山翠映帶梅花者曲折幾六七十里余笑而指之曰是爲梅海恨不呼梅顛同來若見之當赤足狂叫僵仆花中經旬月不肯去俟花落始痛哭歸耳客問梅顛爲誰曰梅顛醉李人也隰行陸宿好采水鳥陵茵以爲糧自號茹草生海上獲大螺又自號螺冠子所居去郭五里許曰白苧

鄉槿墉竹藩栽梅繞屋斲斲然高臥其中又自號梅顛道人介石朋松耕雲釣月筆墨紛披飄然多逸羣拔俗之想年八十有四逝矣後世讀其書而不得見轉展尋味度未省爲何如人或疑爲聲叟爲畸翁而不知梅顛故廩廩名教中特不好生產不耐流俗但喜事事臨摹先覺耳刻廣牘鐫生傳以及身後衣冠之墓皆聲橐爲之朱金陵碑曰好古而不嫌析產之謂陳詩而不避賣名之譽葉福清傳曰以虫書籀篆金石爲尚友以禽魚草木天星地形方言稗說爲汗漫友旨哉斯言還證此稿可謂傳神梅顛庶乎不朽矣恨君生晚倘得遇吳門福孤山逋武塘鎮而師事之其所造當更進是而僅僅托名梅顛稿以自寓其志趣奇矣哉故諾三子之勤請而敘之



寶弓李使君詩叙

郡司寇而曰李官者何李柱下史聃姓也聃出于皇  
陶臯陶爲理故曰李也史遷論申韓原于道德予謂  
不然老子清靜養壽壽百有六十餘歲子房圯上之  
黃石曹參膠西之蓋公皆本於此豈申韓所能夢見  
哉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又曰民不  
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是故慘莫若兵而反曰佳兵凶  
莫若刑而反曰祥刑執法莫若士師而反曰嘉師此  
老氏清淨旨也李寶弓使君儒豪也而獨有味于此

言臺察巡行江南檄公判四郡爰書逢公則人門開  
鬼門閉即當事聲色卞急震懾無人理而公恢恢足  
以應之非特蝗不入境即其調御漕卒笑談于豸虎  
馴鱔之間總得之道德五千言耳暇則課兒讀書謝  
客理詠英健秀偉不屑以學問入詩以學問入詩王  
元美所謂驅河下之輿隸荅應堦前堆食肆之餽釘  
排當席上豈知空中有天龍八部世外有淡然無味  
之天人糧哉李使君比興緣情疏導心術無一語不  
清真亦無一字不從古樂府翻出正如陶淵明元次

山能使韓杜顏魯公名輩服膺其詩抑亦先服其品  
乎他人好申韓我守之以清淨他人弄學問我吐之  
以性靈李使君政事詩文皆善用李官之平反秘法  
也推此立朝所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獅子獨行不  
求伴侶其傑然強項大丈夫哉毋徒以詩人之雄目  
之矣

施子野花影集叙

峯泖間久無閒人矣自眉道人開徑東余之陽施子野築墓西余之陰簾櫳窈窕花竹叅差遠近始有褰裳而遊者余不設藩垣聽人往來如簷燕如隙中野馬而子野嚴扃鐍以病辭中酒辭顧閣上嘈嘈數聞絃索度曲聲則子野所自製詞也客唐突不得入橫折花枝呵詈委道旁而去而子野默默笑自如子野好日出愁眠而能讀書至夜半好與人轟飲惡戰而能數月持酒戒甚堅好治經術工古今文而能旁通

星緯輿地與二氏九流之書掉弄而爲樂府詩餘跌宕馳騁凡古今當行家意崛彊未肯下嘗謂余曰子老矣請時時過我俯首拍掌而和之暇則爲我題數行傳海內夫曲者謂其曲盡人情也詩人人可學而詞曲非才子決不能子野才太俊情太癡腸太柔心太巧舌太纖今花影集一出皆咄咄吁駭想望子野何如人購善本換新聲擲餅金斛珠當不吝惜豈特爲三夢四聲猿之畏友而已乎昔山谷遇秀鐵面道人訶其筆墨勸淫恐墮犁舌故其叙晏叔原集云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皆叔原罪也子野學道請以山谷爲戒子野曰吾樂府詩餘非平章風月則約束鶯花艷語麗情十不能得一况謔浪俱是文章演唱亦是說法秀鐵面見之即使木人歌石兒舞可也看公曰君風流罪過且向余茗帚庵發露懺悔一番昔有沙彌請法佛教之誦茗帚二字誦茗則失帚誦帚則失茗誦至三年忽然上口遂爾大悟子野能捨無始來才子習氣作茗帚庵三年鈍人乎子野曰懺悔竟

萬子馨詩餘圖譜叙

詩祖三百篇離騷特文之餘也詞詩之餘也曲又詞之餘耳詩文發乎情止乎禮義若旁溢而爲詞所謂捉不定撩不住謔浪遊戲幾不知其所終故晏元獻公未嘗作婦人語點入詞中而蘇眉山遂欲一洗綢繆宛轉之度及香澤綺羅之態然銅將軍鐵綽板教坊雷大使舞袖終非本色故晁補之獨推秦七黃九與張三影柳三變爲當行家詞蓋難言哉曹縣萬子馨詩壇之渠帥也其所撰詩文幾與身等藏副各山

而先行其詩餘圖譜有白有黑有黑白之半按圖而填之倚聲而調之抑揚老嫩發端後殿與中間過度頓挫之法種種畢具其痛快者可以助黃衫豪客之叵羅其纖濃者可以約紫綃侍兒之紈扇詞如夜光明月圖譜如翡翠百寶盤珠璣陸離流走而終不能跳擲于寶盤外法令森嚴其誰敢干之子馨嘗爲曲陽令早賦歸來當事者速之出山屈爲松郡幕稍暇即焚香讀書拈詩詞如故旣不必望以晏叔原之小謹又非筆墨勸淫犯繡鐵面佛法所訶戒發乎情止乎禮義其得詞之中聲正聲者乎昔東坡守杭見毛澤民詞謂坐客曰郡寮有詞人不及知某之罪也折簡追還留連數月毛法曹繇此知名今禹修郡大夫待子馨亦復如是不可謂不遇矣故題圖譜後知世上有澤民則必有東坡賞鑒者出古今人豈甚相遠哉

冒嵩少萬里吟叙

萬里吟者如臯冒宗起之所作也宗起起家戊辰旋以行人奉使入閩往來題詠悉得之枕上車中而遽稱萬里吟者何昔嚴忌歎意於九州向平懸圖于五嶽豈宗起遊更勝之耶曰非也憶癸亥仲夏宗起郵詩筒奏予英爽高秀有孔北海陳元龍之風余報書云作詩一事反覆推敲旣損心神最妨舉業足下俟了此一甕鐵汁而後逍遙翰墨之場未爲晚也越數日陳明卿太史書至不約而相戒者則同其尊人汝

陸有公先生集卷之十一  
九先生手錄兩牘粘于宗起之座隅宗起即于癸亥  
之午日猛發大誓願不構一韻語矣其後繇都門使  
武夷無適不遊無遊不詩遊之有萬里吟實自客歲  
始陳子讀而嘆曰男子生而懸弧有志于四方自出  
就外傳而兩足若絆矣俄而入就衡文使者試圍圍  
于患得患失之場而兩目若蔀矣數奇不獲雋則沉  
埋故紙堆中爲芥蟻爲壤蟲爲乾螢老蠹終日行不  
離尺寸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今宗起謝去帖括家  
言手足耳目復還而爲我有正如天馬驟空神鷗壁

漢掣鞬斷繼安往不得其所哉行役所至凡古來福  
地洞天石筍玉牒俱羅在挽鬚摩腹間發而爲記則  
南渡江淮北涉齊魯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之司馬  
子長也發而爲詩則鄜州以前梓州以後之杜少陵  
也東坡謂杜詩似史記然竟無能知其所以似史記  
者蓋謂兩公俱得遊助耳今宗起肝膽才情橫絕一  
時真可與山川麗藻雲物精靈相映發而又本之以  
甚深密義則幾于英雄之膽小至人之息踵矣頃寄  
僕書云緬想公似教似諫相成相勗之盛德正當于



陳省公先生集卷之十一  
古人中求之邇來盛氣少年孤行壹意不復佩先生  
長者之言直是無福承當耳咄哉宗起深沉篤摯似  
不屑以區區詩人鳴也異日薄有韻之語精練于經  
世出世有用之學洗足收鉢闔門造車運量一心走  
徧四天下如屈伸臂頃萬里吟不能竟我宗起矣

申維志息廬詩草叙

維志束髮文譽流艷三吳藻厲束修惟恐落裘馬統  
綺家習氣室無長物門無雜賓顧獨好言詩如德操  
若撫諸公皆曩時文定公座中高士也初社詩曰蒼  
河二社日中峯三社日徵歌四社日觀燈以及椒花  
唱和悉粘在息廬稿中其精者如百鍊之金勁者如  
千鈞之弩瀉者如萬斛之泉變化轉換如孔明八陣  
之圖李靖六花吳璘三疊之兵法而維志不以才蓋  
人亦不以家勢門第籠罩人望之一韋布郎之一退

院得道僧落落穆穆吾不得而涯涘之矣維志除夕元旦必有詩詩必寓無限意外之感憂時憫俗恒三致意焉當文定柄國時不敢妄議朝政之是非當大司馬本兵時不敢旁及樞曹之升陟蓋處熱甚冷處競甚夷參知念先公稱其孝方伯青門公稱其友恂恂退讓寓之咏歌息廬者歛其九萬里之怒飛爲六月息耳若展其恢奇流畧署入秘書省及巖郡名藩何渠出尹陟召虎下豈但以英詞麗句獨跨江東曰此魏暮笏薛元超省中石也寧足竟維志而已乎

### 劉代予鴈字詩序

劉孝廉代予先生生于山西客于維揚豪于今古文詞識者以瀛洲吏擬之而今猶雌伏也至是以鴈字詩寄余聽之字字有聲覽之又復字字飛動此詠物中射鵬手也昔龍君御與袁中郎兄弟皆以七言近體同賦此題一時傳爲妍唱楚以外屬和虛無人今劉先生晚出而才情筆力勝之其取材也博又經之千椎萬鍛而音調始鏗其使事也工又經之千變萬化而風骨始勁巧不傷質奇不露痕險不拘韻豈特

陔餘叢考卷之十一  
表氏兄弟之敵卽彌鸚武鄭鷓鴣皆代予鴈行中人  
矣夫鴈載於易見于詩而未有及于詠物者鳥跡有  
篆蝌斗有書而未有象形于鴈字者今劉先生以虛  
空爲縑素以落霞爲錦箋以天河爲硯池以長虹爲  
彩筆以雪霜爲飛白以風雨爲墨戲淋漓何天無鴈  
何鴈不賓自中國而施蠻貊普天下皆同文也其惟  
鴈字乎其惟今日劉先生之詩乎

李宗文移情草序

今年奇熱陳子臥瘡山中者累旬如病雀坐巢飢猿  
蹋壁適有京山李宗文過訪拈其詩倚枕讀之一讀  
心開再讀神爽三讀兩魔遁矣余每嘆楚有屈莊此  
海內詩文俎豆之祖吳明卿楚人也而乃爲王李所  
變近雲杜先生出而張楚而宗文又操全勁擬其後  
楚自是遂有生氣宗文之才清而激如泉有骨高而  
麗如秋有光若使與石公並驅中原跋扈驍雄安所  
底止老人一瓣香未遂向袁氏拈也我嘗恨太白長

陽春先生集卷之十一  
吉生同姓而不相當一以甘一以苦一以鬼一以仙  
又恨莊周屈原生同地而又不相遇一以笑一以啼  
一以湘纍一以濠上遇則變幻惆恍反覆送難必有  
出于文人目睫牙慧之表者而惜乎未之角也今宗  
文石公亦然然宗文能爲石公而能不爲石公其無  
敵也必矣宗文曰寧惟此僕與吾家本寧先生阿咸  
入林不敢辭阿玄賭墅不敢勝陳子怖其言此才子  
之往來于獨者也病爲之去體者亦以此

周公美閩游草叙

吾友公美未四十勅斷家務不遣世事經懷日與羣  
從讀書食酒而已客歲閩游歸訪余泖上僧舍出記  
與詩奏予鬚眉之間尚有雲氣第詩篇中未見噉荔  
抄登武夷耳余浮白罰之公美崛強不肯服曰吾見  
入閩者動以此爲題然非游以賈則游以舌獨余則  
否蓋游有三德不借郵符不乞騶騎不仗地主酒錢  
此游之清者也足不後目目不後險此游之任者也  
徒侶不驚猿鳥不駭此游之和者也游具此三德而

陽春先生集卷之十一  
時以詩爲政游無定時故詩無定體余讀之其色香味雋于荔枝而聲調警快惟慢亭天上無憂人間可憐之曲庶幾次響焉公美之得于閩者儉而閩中江山得公美者奢矣公美大笑劇飲至夜分霜寒燭跋猶娓娓談閩游不置余目公美曰寧惟游有三德明酒德亦稱是不亂清也不辭任也不爭和也公美曰人知吾閩游而不知我更有醉鄉游記汝何從得之并爲我題數語以告後之間津者

### 超然詩叙

昔雪浪老人嘗與余同遊西湖以詩示余嘲之曰唐人云苦吟僧更俗解舞鶴終畢雪浪大笑曰吟僧何妨但俗在苦耳賈浪仙推敲遂爲韓昌黎所物色作僧不了蓋苦吟之過也吾有門人超然栖黃鶴山其人粘不縛不町不畦跳入古崖幽澗中偶得詩句皆稱性而出率口而止警亮如秋蟬清徹如藻荇其僧中之逸民哉超然少不識字禮觀音文遂得通悟聽講雪浪座下幾八年于是淹暢禪旨其所爲詩

陶翁公先生集卷之十一  
通脫瀟洒涵雲吞月之助居多雖謂得無師智可也  
自古越僧能詩如吳興之皎然婺州之貫休皆與王  
公名衮相唱和獨超然影不出山詩名亦不出山外  
若使韓昌黎賺之彼且狂走入嶮巖榔栗中莫知所  
如上可爲政黃牛端獅子下亦不失爲可朋之流此  
沈不輕所以迫欲傳其詩蓋傳其品也

劉無兢無似丙丁程墨序

劉無兢無似兄弟刻丙丁程墨成走銀鹿渡江乞序  
陳子余惟士平居咕嚕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  
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于矩矱之外  
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鏃跳擲震悼鬱咽而  
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悉浮氣所憑耳文至  
程墨如謁帝庭左監右史如從法駕前鸞後衡此豈  
可以一毫草莽與之哉蓋真精神寓焉昔魏武徵劉  
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

陽春先生集卷之十一  
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劉曄獨臥而不言  
濟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  
知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劉無兢苦心此道每奏一  
篇與弟衡量而讀之細爲品隲自丙丁以來諸作者  
之精神無一足以遁君者舍程墨而別求草莽之言  
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兢兄弟臥而不聽可  
也

### 施公仇詩序

十月二十日有客入白石山訪斜道人不遇轉覓于  
郡之東郊道人方抱孫雛偃曝聞之迎入座溫文靖  
深則施公仇也讀其詩雋拔類韓翃流便類白香山  
豪類放翁蟠屈不解胷中壹似有五嶽者類陶元亮  
之詠荆卿其易之有憂患耶不然何爲凄切蕭騷名  
駒嘶于櫪下哀鴈訴於絃間變徵變商一至此極耶  
第君年少而才甚武三尺青萍一領青衫何足置之  
懷抱請撥其觸喉轉噤之音不發之詩而發之公車

陽春先生集 卷之十一  
業功成名遂尋君家施肩吾先生學出世法生平情  
山怨海碎爲百雜微塵豈不快哉宋時采藥人入青  
城崦嶼處見施肩吾至今讀書不輟也

林元達吳興游草敘

白樂天詩云山水一何麗君子在其中獨吳興足以  
當之余愛其風土人物每欲倚樹結茆斫竹作筏稱  
寓公于花溪柳浪間而逡巡至今徃徃發之夢寐詎  
意林元達竟先得之元達聞名家爲親捧檄吏隱吳  
興者二年冷官瘦馬幾無宿春糧顧獨好苦吟出入  
山隈水涯訪畸人逸民以及浮屠氏之能詩者相與  
推敲唱和讀其詩雋永而有腴味穩秀而有異彩蕭  
洒澄泓畧無磊砢不自適之意抑亦賢于人遠矣若



陳省公先生集卷之十一  
使當世有子瞻必且搜訪物色不使陸沉下僚不然  
如顏魯公纂脩韻海鏡源沙門法海桑苧翁陸羽壽  
州倉曹朱弁皆得與秘書郎殿中侍御史共叅紀述  
之事而今竟何如哉元達好古能詩文不屑求人知  
即使畢身未遇其詩亦足以表見視吳興諸寓公無  
慙色矣

張鯤淵鏤青館小奏序

江南之士好爲陽鱗獨張載寧杜門絃誦未嘗謁大  
吏庭予已心竒之今秋司李王公分閱應天京兆試  
得載寧則司理故未嘗識面也載寧嘗遊白石山薄  
暮矣余畱之止宿訥訥若不出口讀其文神明逼射  
精采陸離如明光錦如礫硠珠如彌羅軟玉獲首尾  
相就屈伸相聯縱之一尺引之一丈如天蠶天筮篋  
天自在樂見者心怖聞者意寂文至此乎則載寧寧  
靜之力居多也士大夫能靜非特世氛俗諦莫可奈

何卽君相造物其如彼何哉君家博浪一椎轟震天地而獨以黃石赤松二老人爲師蓋未動之先先貯靜局于胸中故能寫出報韓定漢一篇大文字載寧文動而人靜通籍以後小不呈身大不立黨吾以其品卜之王公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寧獨取其言語妙天下已哉

### 廣陵游草叙

余往讀周公謹志雅堂禱抄謂揚州當斗牛之墟屬天市垣分野賈客多文翰少已讀秦太虛與邵彥瞻牘云廣陵多登臨之美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貲則游者故不當以地限也明州陸敬身最精博士家言時溢而爲古文詩歌神采嶽嶽幾闕足余君房屠緯真間頃爲廣陵游其詩視前游青溪開化更勝高華穠至英果煥發瓊花現于筆端江濤發于舌下目前縞紵之交自本寧黃貞父外未始輕以一刺相加遺

以一語相唱和凡彼中黃衣豪客紅綃少嬾東一羞  
壁交懽陸先生曾不得先生一睨而盼焉其品潔其  
韻清遐鶩入荒孤寨六合回視往來諸游客薄挾雕  
蟲而妄希騎雀者天淵矣余生平以二江爲限北不  
渡楊子南不渡錢塘顧益卿嘗以書告云長江限南  
北終非英雄語余嘆而愧之今陸敬身詩秦太虛所  
云臨風把盞所得故應不貲者其在是乎

穆仲裕江南游稿序

余讀弇州穆太公傳知有穆考功已讀玄對樓詩又  
知有穆仲裕秘書丁巳初夏仲裕渡江訪余余驚喜  
曰先生胡乎來哉秘書曰吾好游游無他願願見江  
南佳山水與斜道人耳仲裕事母孝乞骸終養今歲  
多暇始策蹇至徐買舟南來歷廣陵瓜步登金焦北  
固直抵餘杭盤桓西子湖已渡錢塘從山陰道上過  
諸暨窮五洩四月返吳門轉入峯泖又將入具區兩  
洞庭而後至金陵覽畢返故國矣余嘗笑北游乘騎

南游乘舟騎不能負兩客而舟可容數十人騎不能  
載書而舟可具筆床茶灶騎不能穩坐甘臥而舟可  
隨風東西與雲朝暮此于游最適于品題翰墨最甚  
便然南方人好桃喜白擲劇飲爲無町畦之游其號  
爲詩人詞客往往跳而他適交遠游大僕僕雪鞍風  
笠間歸而誇示妻子隣里輩惟橐中金與貴人數通  
薦牘耳問其詩無有也問其所經歷嗒然不能置對  
甚且有終身不能名某某之一木一石者何論游哉  
仲裕善食酒數十年夢寐江南每遇名勝輒爲窮幽

拔峻吟賞盤旋不能已已望高岩瞰大澤旁及園囿  
亭榭老僧逋客之廬或推戶直前或吟嘯自若或即  
時拈句或退而就蓬底枕上補之故其詩皆有雲中  
笙霍之音物外煙霞之色非直進于詩且進于道矣  
余屏居山藪性復畏人病霍在籠寒虫繡壁即有吟  
咏囿圍不出三四百里外以此甚負江南江南斗大  
賴仲裕來游得張其勝于海內山靈有知何以謝仲  
裕仲裕笑曰君鄉有長江太湖大海堪釀作醴使余  
坐酒船拍浮其中穆生不去矣

孫潛夫滄州集叙

海陽有名溪散人者好讀書好遊佳山水又好與青  
鞋野客白毳老僧逍遙放歌以自快一遇古跡爲徘徊  
顧戀不忍去謁金陵渡錢塘浮楚湘以及太白之  
鳳皇巖先生之釣臺宋帝之遺宮岳穆之故冢唏噓  
感愴吊之以詩使人悽惋不能讀讀之嗚咽不能竟  
其他觴咏唱酬之作幾欲朝碧落而笑黃埃非銅山  
金穴中人可望見者昔張志和自號玄真子隱于鸞  
脰陸魯望自號天隨子隱于笠澤君亦自號散人隱

於名谿又以滄州名其集何必漁童樵青何必筆床  
茶竈而一種蒼茫杳藹之思出沒于毫端身逢  
六帝太平之朝又兼負五嶽濟勝之具被髮掀髯扣  
舷而歌曰詩卷嘗留天地間釣竿直拂珊瑚樹滄州  
吟興豈有涯哉僕老矣願呼洙涇老頭陀松江漁父  
駕煙艇一葉遲于蘆花明月之下問散人肯來一訪  
我乎散人爲誰孫氏名元孚字潛夫志和魯望之流  
也

王雲我讀禮集序

關中雲我王公以明經拜松倅董漕轉京都往返踰  
年跋涉七千餘里如未嘗吏於吾土者却恒例飯草  
蔬不忍指取鄉賦長一錢如未嘗食祿於我土者乃  
其鐵石之介冰雪之清蓋彌久彌厲焉至是出讀禮  
集見示不覺喟然嘆曰壯而有孺子慕大人而有赤  
子心其吾王公乎公惟不忍忘乎親故愛民潔已戰  
戰兢兢恍若兩尊人肅然臨其上者手撰家狀哀而  
婉覈而不浮言言實錄也余嘗見大家巨姓或親死

不葬或葬而草宿木拱矣而墓前墓下之石闕如甚則輦金輿璧借通人銜以飾世俗觀而讀其文甲可移乙新可借陳此足爲信而有徵乎公不敢以一字誣親又不敢違庭訓而玷先德惜乎當路知者十一不知者十九蓋格困之也格雖能困人而賢人君子則能以命自寬以古人自解公苦土之暇講求喪祭禮儀抑且直通造化生歿鬼神之情狀釋幽愁豁至怖功名患難付之微塵始終成一孺子慕赤子心而已公益學道而有得焉者也格又何能困公哉

李徂徠愛日樓詩敘

如臯徂徠李公自少以風神警亮才華英瞻聞士大夫爭以李百藥推之好與伯氏道生相唱和堦篋甚合也公繇大行選入司勳曹甄奇錄異人不敢干以私幾類古之但談風月李下無蹊者直腸取忌歸臥愛日樓搜取其十五年詩自刪者十之八遠屬陳子敘而傳之近聞公鈞深致遠病不能熟睡余將引入華山處士鄉授之五龍蟄法而公且願爲五色蠹魚遊鄴侯萬軸中未肯問混沌譜也至是讀其詩吞吐

陳省公先生集卷之十一  
風光驅使故實洗之以三斛純灰鍛之以千鎚老鐵  
雪跨水懸宮移徵換直躍作者之勝場而拔其幟矣  
即偶爲花間香奩諸作猝然遊戲于信腕矢口之時  
徃徃因難而見巧因巧而造入自然回合飄搖莫可  
思議雖古來傳誦旗亭演習于教坊樂部以至鷄林  
賈人象胥酋長之屬莫不嘆爲才子才子出明珠大  
貝而懸購之特公秘不欲出耳陳子曰古行人之官  
駟騎輅車持節詔郡國位序諸侯王之上諸侯相見  
執醕引爵必稱詩以見其志退則采風謠獻之詩故

公職也吏曰銓部又曰文部張九齡嘗爲之而沈約  
贈謝眺句云吏部信才傑文鐸振奇響調與金石諧  
思逐風雲上此詩若爲今日徂徠公設耳明詩之盛  
比隆于唐而尤莫盛于李氏北地之有獻吉也濟南  
之有于鱗也雲杜之有本寧也是皆以晚成著名天  
下豈若徂徠公以終賈之少年兼孫吳之朝氣氣吞  
餘子而目攝古人者乎春秋未艾勳伐方來自此游  
行萬里塗颺歷四隅九大鎮節鉞之所在如所謂身  
老而才壯齒宿而意新唐文皇以此嘉歎李百藥者



陝省公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十一  
將歸之徂徠公矣又不徒鼎足吾一明三李而已也

李氏碧梧軒詩系叙

吾松李氏稱甲閩自弘永宣景天順以來爲徵士爲  
藩相國爲叅議爲方伯爲儀賓爲明經茂才不勝紀  
而延之又以勾章令推治行廉明第一浸浸平景前  
爍後未有艾也延之兄弟嘗欲哀集李氏一家言家  
世邈遠僅得方伯容軒公暨其尊人受甫公詩草梓  
而傳之蓋容軒公馭歷楚蜀聲實騰踔徃徃獻酬間  
立賦數百言有刻燭擊鉢之敏其稿垂十卷而板燬  
不可跡今選刻十之二耳受甫公嫺公車言蹭蹬場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十一  
屋而好苦吟晚年目先不復留稿諸子舌佃四方無  
暇筆而書之今零星購求始得如千卷視容齋公差  
覺減少要皆李氏之天球河圖也初李氏多藏書自  
島夷躡入東郊舊居投書泥淖中填委蹂踐而去先  
世之秘文與冊悉化子虛受甫公百計抄寫漸及盈  
笥方伯容齋稿其一也受甫詩亦散佚諸子輒見輒  
錄或方幅或扇頭或得之數百里外或遇之三家村  
中殘煤斷楮驚喜若狂蓋延之之購尊人詩猶尊人  
之購方伯詩飲食夢魂無之而非是矣余嘗嘆世家

傳圭襲組非難而敦說詩書爲難先世著作率從枯  
髯嘔心中來積有卷帙子孫褻酒鴟覆醬詭甚則擲  
之鼠壤蛛絲之中問其詩莫解何語詢其名爵交遊  
愕不知置對如延之訪求先世遺編手錄不告勸損  
俸不憚貧卷帙雖少精而可傳吉光片羽函閤寸巒  
豈必多乎哉昔平安崔氏汝南應氏累世以文顯王  
筠自言其家七葉之中名德重光人人有集吾松李  
氏殆類之矣然非延之之傳薪於火而傳火於燈則  
兩公著作久且日遠日亡吾乃知其表章詩系之功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十一  
甚偉今海內目延之於循吏藝苑傳中不虛也

李行初南游稿序

吾松有二李大李弘初君小李行初君行初君落落不喜維揚裘馬亦不屑布袍穿履故爲寒人以博名高居恒家甚貧文甚奇讀書甚力而自負亦甚豪嘗曰文章之妙妙在得氣之先先氣而動羸糧躍馬惟恐後時此惟文人慧心英雄道眼始堪語此不然老耄者守其故說而不知變曰吾以規模先輩云爾譬如宣王石鼓神禹岫嶼古則古矣然字如折鋸行如斷曰以此行之人間人誰解之故篆變隸隸變正楷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十一  
者時爲之也邇來文章家向以精工細密爲極則耦  
句耦字嘔心枯髯而鍛之而參差廻翔流盼之態索  
然矣行初君得氣最先衆人五官相攘八面備敵左  
執爰右執削局地躋天循墻學步行初君業已解粘  
破縛而出之豪哉君之爲文也君家青蓮以學士召  
入禁廷跌宕詩酒目無阿環鄴侯以廬山道人燒梨  
辟穀與天子縱談天下事是皆而祖也李郎倘有意  
乎則更有豪于文者在

林元裕擊筑草敘

余嘗遇一異人譚劍曰今天下劍術絕矣即鑄劍之  
法世無有傳者大抵劍采古鐵鐵經數百年土花蝕  
之得土母之神而氣始完擇日以庚辛丙丁金火得  
合然後剪生人爪髮以助之投蜂房虎骨以毒之劍  
成矣相各山之巔置葛衣飛瀑之下日磨月盪光芒  
燭天劍乃可出蓋烹以猛火拭以流泉取諸旣濟是  
天下之神物也今鑄劍之客雖不復見然如古人之  
通於劍術若范少伯張乖崖諸人恐海內當自不乏

陔希公先生集卷之一  
特以天下有道不敢一露其伎倆故耳林子咏歌先  
王逢衣而遊清明之市何乃以擊筑名詩元裕爲諸  
生無可一世忽爲含沙所射幸脫矣感忿激烈其氣  
未消又不能攘袖而從荆高之後僅以胸中之汶汶  
者托之詩歌壯而中商悲而飲羽此何減燕市擊筑  
之音哉予聞之師劍術懷十年不用當作地仙林子  
請釋其雄心而還之予是公從吾拍靈雲璈炙玉笙  
乎今林子以鑄劍之法鑄詩光明陸離近而迫之若  
芙蓉之色遠而望之若虹山中神人道士且拍霍而  
下視之矣其善寶諸

宋沂州集序

李長者于鱗後誰爲代興惟沂州宋公表大風于東  
海長五岳于岱宗衣冠懷之不啻蟬之走明也不佞  
屏伏蒲蛤之鄉未接談麈今秋董臣棐以宋公集見  
示置之几案動靜諷詠又不啻劉孝綽之服膺謝朓  
也公少時不讀漢後書晚益宏以肆稍取六朝五代  
唐宋及二氏家言悉羅之腹笥中以供其削錄斲輪  
之妙旣入省中論事則義形于色犯顏則膽大于身  
直道不容出之外吏謫居以後皆在遁川閱書忘谿

閱谿忘書閱久忘歸幾有孔顏瓢飲張子韶布巾栽  
蔬之意頃客白下凡海內正人君子方爲公頓足三  
嘆而公且白裕青騾遙望六朝諸名勝指鞭而問之  
曰來何暮來何暮退則取卷軸大書疾書之若河漢  
而無極也公筆端有膽故關中取牘必當世第一名  
流著述變化散見于碑版記序間者皆不雕不斲爛  
漫之天真至大至剛克塞之浩氣求之古人惟韓吏  
部文章顏平原書法蘇子瞻李伯紀陳全甫議論足  
以當之蓋才諳可及而膽力必不可及也乙卯二東

人相食壬戌白蓮煽亂鄒滕皆賴公選授方畧饑而  
不害避兵者亦有所恃以無恐掌兵垣時奴薄都城  
攻圍德勝門甚亟公請易王司馬請召孫樞輔請身  
捍德勝門爲堅守計日夜與大將軍滿桂登陴冒矢  
石用火攻却之正臘月十二日也稽叔夜云專明無  
膽雖見不斷夫臨文則明擘畫天下事則暗大較膽  
不足耳言如百舌而怯同鼯鼠豈足當國家緩急之  
用哉公經筵武庫無所不宜克亂救時如孺子入井  
而責獲見之必欲竭其綆汲之智力而後已文章事

陽春公先生集卷之十一  
業種種從英豪膽識中來今礎長公十得其七八矣  
管韓魏公生平未嘗許人以膽吾獨于宋氏覺以膽  
勝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父視其文

沈仲貞餐勝齋集叙

往沈仲貞邀余過北山草堂出松雪翁梅道人書畫  
竟日品題絕不及舉子業及古文詩歌意若謂餽釘  
烟火氣非吾曹齒頰間物也丙午君詣試浙闈余遇  
之西子湖亟呼門外一小舸覆以蔚藍輕幄放之中  
流與鷗上下冷然如欲仙去又六年而爲壬子仲貞  
挾策北征計歸矣余爲沈淵者久之志其墓甚哀至  
是得餐勝齋集讀之而恨海內知仲貞者百不得一  
也仲貞少孤事母無衡命事伯氏無違言肅括其子



無蠕言螿動可假借里黨德之緇素皈之其箋疏獻  
酬訓督讖禮之語有廟堂之博大有山林之蕭散有  
俠客之雄豪有才子之跌宕有方內之峻整有方外  
之清孤鷄肋浮華故希世倦蟬蛻塵世故取名短蝸  
牛天地故奉身約度其詩言志歌永言遇則爲趙柯  
村爲張橫浦不遇爲龐襄陽爲倪荆蠻而何意有出  
門折軸中道仆轅之嘆寥寥可見者僅此集耳止  
伯搜訪先集零星雜碎走數百里不憚遙捐數千錢  
不惜侈辛苦拮据積有數卷其所藏家訓一字一句

鮮有遺失漫漶者袖中之簡手澤如新孝哉止伯之  
爲子乎余嘗嘆詔令挂之屋壁家誠付之覆瓶即此  
一事亦臣子不忠不孝之大者若使仲貞無止伯則  
同子虛亡是公矣余故有感而敘之微獨慶仲貞之  
有兒且以喜石聯貞石之後沈氏世多文人哉

倚劔亭草敘

余纂逸民史二十卷曰逸民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此史之所由作也睦州有逸民介如汪公垂髫學聲偶見賞通人縫衣數十年嶒嶸不第退而課子受書諸君皆通籍貴顯而志操尤異公笑曰兒能是翁復何憂惟有掀髯捫腹作太平老詩人耳公詩有倚劔亭草其咏物描寫最巧其紀遊敘狀最工贈答綿纏而有情寄懷感慨而多致吐納清真驅使流便讀之如在喉嚨胃臆間而不知公

之朝組幕織日鍛歲煉所謂筆隨人老者也大抵子弟憑藉父兄流而爲驕爲橫父兄憑藉子弟流而爲愚爲俗公榮利不知生產不問飲食惟詩寢處惟詩幾忘其老之將至公常有句云若無著作千秋業何限漁樵七十翁髮短心長自負不淺蓋公以公重雅不願以子重公也釣臺千尺之絲若絕若續垂唐而有玄英先生結廬白雲村垂宋末而有晞髮先生無日不遊無遊不飲無飲不痛哭此雖凜凜高風而至今稱述人口則大半亦以詩故今公有詩草流傳非惟見公精神文采所繇寓即身享五朝康寧之福目擊諸子志節之賢視方于謝朓遭際幸不亦何如哉故敘之以譜諸逸民之史

吳省生漫遊草敘

戊辰七夕吳省生從白下過訪山中出萍草見示縱  
橫跋躐大放厥詞詩則詩詞則詞畫則畫風流諧謔  
則諧謔萬卷填胸六轡在手徃徃無不如意曾於高  
堂廣坐拈韻命題四顧羣賢方呻吟營度而省生頃  
刻立奏散綺雨花頓令少年高才生不覺噤口屈膝  
或強之遊戲作繪事銛筆和墨而雲烟滿帟矣畫倣  
倪迂黃大癡詩宗襄陽輞川有當行家所弗逮者及  
拉山澤人外遊凌危度峻慷慨嘯歌猿鳥莫得而測

也自來女郎翰墨姑以點綴藝林未聞有摩壘登壇  
總干山立如吳省生者字字句句發脉靈扁不捉床  
頭之刀恥拾牙後之慧惜白下先後輩未及見之或  
化爲小星去或散作綵雲飛僅使省生泛泛爲五湖  
汗漫之遊以漫遊名其詩志感也省生之言曰吾聞  
魏夫人詣清虛宮考勘仙籍頓落四十七人復上者  
三人耳學道甚難豈敢奢望但願擇筭峯卓地雪瀑  
挂空萬山奇絕處倚樹蓋茆作粉澤中巢許率然而  
吟稱性而止世豈無蘇子瞻秦少游物色我于聲氣

之表者乎

馬毅仲聊吟敘

海內談詩者誰不以性情爲宗余應之曰似矣性情之作最能挑動人心如李益之供奉歌詞教坊賂求好事者畫爲圖障又如元白之纖艷自莊人雅士以至民間子父母女交口教授李戡恨其入人肌骨莫可除去不得借有位之法以治之則重人倫美教化惟詩之開繫最重吾讀毅仲馬先生聊吟亦衣冠之獻酬江山之流覽悉以韻語發之鏤金戔石走電鞭霆姿態風生意氣山立雖造物自爲鑪錘亦不知其

變化之敏妙一至于此已讀其哭兄詩三十首及禱  
疏誄詞不覺作而嘆曰毅仲先生本自有至性至情  
蟠屈發洩以追風雅之正音此詩之所繇必傳也昔  
謝康樂池塘春草句自詫以爲神助潘安見夏侯湛  
詩曰非徒溫良亦復見孝弟之性自古詩人無一不  
從性情中來其性情亦無一不從孝弟中出推而極  
于姬公之棠棣杜少陵之七哀皆然而又何疑于毅  
仲先生橫鶩疾馳演迤曲折能使入諷諭勸導幾于  
三百篇之重人倫而美教化者卓哉識乎而于世道  
大有補矣吾故重毅仲先生之詩爲敘而傳之

素雯齋續集序

往宣城福生吳公著素雯齋前集不佞序而傳之曰  
公之學如風輪鼓盪公之識如斗杓運旋聞者頗以  
予爲篤論而海內猶未獲睹其武庫之大全也未幾  
宙合編出矣又未幾國朝內閣名臣事畧出矣 皇  
上坐明堂朝群后當辛未之元旦特召方岳而問之  
甲戌之元旦又特召太守而問之且榜其卓異姓名  
以詔告四方有位吳公宙合編行者強半而若以內  
閣名臣錄進調鹽梅投魚水都俞吁咈以聯地天之



泰交道豈遠乎哉若夫鴻詞大冊與義微言載在詩部文部者則別有素雫齋續集具在讀公詩以騷爲祖以三謝爲宗歸宿于老杜而止時簡淡而擬陶流便而擬白則其遊戲也讀公文以六經爲祖以左國爲宗歸宿于兩京六朝而止時鏗訇而擬韓柳風流而擬蘇黃以及釋老二家之言亦其遊戲也才練益遠識練益靈鎮躁爲靜撥鈍爲敏又加以筆力膽力賈勇而出之初選戶曹遼事告棘草疏二十餘通以給兵餉則惟公大同饑軍告變力請二十萬帑金以

解重圍則惟公杭巖散昌化之劇盜縛煽逆之妖民解燈夕諸生醉卒之構聞則惟公此皆猝起于咄嗟呼吸之間而公應之如駭弩發機如連環解結口不待心謀筆不待口授一切犂然解煥然釋矣况有不肯謁魏璫之鐵骨不宿諾而具岷獄之鐵案乎一歎于逆璫而不歎再歎于岷獄而不歎但以奉 旨特原得賜生還爲快幸視故鄉猶蓬島也視北窻圖史猶帝樂鈞天也解粘釋縛馳雋出奇種種詩文與前所著二書實表裏相吹相息而天籟不窮再鼓三鼓

而精華不竭時事多故訪求經術之巨儒經世之上  
佐舍吳公焉往哉度此書未懸國門之上驛召追鋒  
車行且至敬亭山下矣公無謝曰吾方閉戶著書未  
遑也

### 黃經甫遺集序

往余授經婁江與經甫黃公游頗暱嘗笑曰目前名  
士之作陳全甫所謂金銀銅錫混爲一爐經甫其大  
冊乎經甫少攻舉子業試輒冠軍王逸季嘗推之於  
弇州辰玉推之於文肅文肅公遣長孫非面稱弟子  
行其後督學芝岡熊公拔置冠軍聯翩颺去拜工曹  
郎乞就冷差出爲南昌守有惠政泰昌改元之明年  
賜宴循良於禮部如一品大臣考滿例異數也海內  
同事者僅八十人而公與焉久之擢江右學憲下教

數條而旌揚節孝及護持歿難劉將軍血孤尤快人意及晉大叅而公以病歸游岱矣今讀公遺集而愧曩者知公之未盡也公秀才時讀書城南半夜篝燈與鍾聲相應答釋褐以後門庭蕭閒司空之十乘頗饒長卿之四壁如故公之澹泊真澹泊也恢冷朝章在囊括中收貯人物在夾袋中而挑之以朝野時局弗步弗趨挑之以藝文嗜好弗倡弗和泛然受悠然辭嬉嬉然頷而微笑似自無一解者公之寧靜真寧靜也夫人情居心不淨非詭隨則苟合如大人挈之行則行挈之止則止嬰兒也主人命之進則進命之出則出廝養也孰有名世豪傑而讀書行已肯傍人門戶隨人笑啼者乎公惟學問深沉故以意氣輕剽議論沸發爲可厭噐識悠長故以交遠游大朝執筆而暮求名者爲可憐喜出世苦應世視富貴如空中花詩文如水上瘳故以戰鬪角執半耳爲可耻吾觀其讀書行已文人詩人惠人不足以盡之殆君家叔度輩人也身超黨禍歿享令名雖上壽上卿不及瑯琊太原何憾矣

何无咎汲古堂集序

永嘉何无咎先生别三十六年往矣百尺樓上客半  
 已化作晨星獨无咎詩境文境氣吞千秋名走四裔  
 真魯國之靈光陳留之耆舊也先生雅好奇遊嘗賦  
 兩京溯三楚入潼關搜訪秦宮漢闕復從大將軍出  
 獵沙磧中眼閃電光弓鳴霹靂擁紫貂裘噉蒲萄酒  
 醉草軍書露布數十通名王解辮於前小隊擁歌於  
 後洵豪舉矣歸而偃息於東渚之上草堂花嶼映帶  
 林垆宵竹鏗而月淡曉松沉而霧黃笙發子晋之臺

丹留弘景之窟芙蓉負辰雁瀑跳珠不以籬落據之  
井竈役之則以勝情勝具收之異人異書享之將迎  
既謝簡傲日休鵬運殊勞龍卧乃適收視聽於亡羊  
之境歿鋒鏑於逐鹿之場屋任兩頭榻穿雙膝箋伸  
長樂志論詠謝眺驚人詩精麗沉雄迥絕時輩管何  
萬倫養志衡門端以著述爲業何子平敦厲名行暗  
室如接大賓小山兄弟都無宦情通夫衣冠悉復古  
製方之无咎非特陰映果甌抑亦總持先覺玄根難  
朽英彩群飛可謂竹園繞鍾球之音猿鶴披鷓鸕之

色矣自來隱人遊士蹊徑不同苦樂亦異彼談天驚  
地炙轂智囊絮言詬語沸於蝸蟻之鳴戀秣仰芻渴  
於牛馬之走不知荷篠抱甕者早倚一丘而睥睨之  
惟无咎早年悟道故晚歲得遂沉冥燕語鶯啼無非  
談道蠕言螿動卽是教兒傳家積等身之書垂世有  
副山之草日與孝廉君父子互相砥皆王謝後不歿  
人也予終日垂簾讀易身如繭蛾無復飛動意今真  
汲古集一卷於案頭裹以異錦薰以名香覺大羅太  
王與望衡對宇相似豈必絆野客青鞋从无咎爲台

陽春先生集卷之二  
蕩碧落之遊哉

靜嘯齋集序

余得董遐周集讀而樂之蓋詩人滿天下而性情之音希矣遐周出江東名家氣韻清拔不屑群碎伯兄儀曹慨然愧歎以爲不如十五吐句震聾坐客時甫帖括未暇橫心爲之已復善病遂逃于詩游閩之後幽怨孤憤篇詠間作舅氏茅水韻以溺詩爲戒不能止也詩者性情之律呂當其情境相觸如風與濤并氣與竅發雖欲不詩而不可得者卽詩者亦不得而知也如謂詩而可已則必不飲不食不言而後可夫

不飲不食者蟬而曳爲鳴不言者蘇門之孫公和而  
激爲笑蓋至人一化情爲性而不能并化性情中之  
聲氣盡歸于鳥有故文人之歌詠與匹夫匹婦之笑  
啼其不能遇均也遐周性旣廖廓動復德矩出其兼  
才之餘自能掇拾高等克荷門業豈以帖括故廢詩  
大要遐周德性情則言不得則止故其言清真幽澹  
高邁孤迥不洗汰而潔不摹擬而肖詩賦四卷而三  
楚六朝四唐之變化盡在是此詩之丹也每歎近者  
詞家之論謂諸作不備集不大通人姓氏不臚載集  
不行篇什彌多去大雅益遠總皆爲性情失真之故  
若本之性情以求詩英雄之心必深吉人之辭必寡  
笑啼必切光景必新如西方聖人第守其耳輪目廓  
之位而六根互用神通百出雖巧幻師望而却走矣  
吾何以知其然得之遐周氏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陶希聖先生集

卷之二

三



陳省公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序

何氏類鎔序

四書證義序

善惡報應圖說序

孝史序

漢隸韻要序

孫石雲遺書序

尚書耦耕草序

閱耕餘錄序

問青閣集序

盧九似讀書史笥存序

錢穉宣遺稿序

單萼僧詩草序

綺詠小序

銘心訓序

冒羲元存笥草序 北新鈔關志序

花鏡序 閣齋吟稿序

六欲詩初稿序 來鶴堂詩稿序

飛鴻亭集序 谷響錄序

十賚堂甲乙集序 朗閣草序

秋江歸思序 六氏家譜序

栖真志序 藝苑贅言序

盧原父五湖遊草序 易學宗傳序

修上海縣志序

目錄

陳省公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著

男夢蓮古澹父

夢草山賢父

孫仙覺天爽父全纂

何氏類鎔序

自古積書之富莫如隋嘉則殿所貯三十七萬餘卷此收藏家也唐文皇購募遺書學士授之宮人掌之玄宗四部書成勅百官入乾元東廡觀閱駭其僻異

此賞鑒家也儒者擁書數卷便自以爲南面百城其實不能當秘庫禁林之萬一若手僂如宋文憲九經三史一抄南北史再抄如柳公綽精義入神幾欲傲睨萬乘而無柰其鞭長綆短爲哉于是經史子集而外博求之稗官雜家而稗官雜家彙爲類書者如六朝之華林要畧修文御覽唐之三教珠英宋之冊府元龜三通二太以及玉海合璧之屬最爲巨麗此皆收召亡國之遺老遶簡鴻學之儒臣給大官饌賜上方筆札編摩排纂不以歲月爲斷而始成一代全書

未有大總持融而爲一者則自吾師類鎔始吾師謂類書多冗多複多贗去複沓之病在剪裁去浮厲之病在淘練去冗散之病在聯絡摘其奇雋可喜者拈出之組其對偶自然者叅合之其奇贍類賦駢麗類四六類演連珠可以博物可以徵事可以供枯腸之懶祭可以佐燥吻之塵談其有功于菡苑至矣夫五金八石初各自爲類異人投之以刀圭調之以火候而金膏水碧長生却老之藥出焉此無他鎔故也吾師以墳典爲太乙鑪古人爲六一泥裁成爲猛火聚

生克制化類鎔乃成真所謂胷中別立一鑪鑄筆端  
別具一手眼者猗歟異哉吾師嘗司李浙西號稱循  
吏矚視不屑飄然挂冠歸田以後出則獻酬賓客入  
則課子弄孫以桑榆之歲而不忘編蒲緝柳之勤以  
左畫圖右畫方之勞而能爲口不絕吟手不停披之  
著作將無樂此不疲抑亦可以愧擲寸陰而拋萬卷  
者今海內收藏賞鑒寥寥無聞間有號稱書癖者非  
張目不視則觸手如新非享碩鼠蠹魚則付之侍兒  
之襪材儉父之酒肆其誰有吾師孜孜矻矻頭白而  
汗青者哉陸澄云自少至老惟好讀書無他事縈念  
李瑛之云我不求身後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快以  
此方之師亦相類若既讀且纂自首迄尾自網迄目  
貫串而鎔鑄之獨創千古之體自成一家之言又非  
澄琰所敢望也其傳也必矣

四書證義序

予嘗謂著述之病無以佛語注儒書無以小慧揆大  
事無以凡情參聖解無以時制膠古局無以奇怪駭  
後生無以貶駁加前輩大要率取己意而條達之以  
不詭于作者之旨而已吾鄉肇陽錢公以明經登制  
科文章深沉大雅非法不言日下幃縱讀天下書無  
所不吐納而于四書不勝其嗜棗啜蔗之癖間嘗抽  
繹一章冥思枯坐務至于點芻會心而後止即深夜  
呼二子燃燭書之燕歸月餘積有成帙予讀之洗滌

性靈激揚宗旨如春行群卉中葉葉皆春又如黃河  
伏流萬三千里寸寸皆水所謂有本者如是耳經生  
得之能使語言文字化爲醍醐老者舊得之一言可  
以振聾瞶半部可以致太平豈徒議論不詭于作者  
而已乎士大夫場屋較藝如小兒鬪草皆從暗中猜  
摸誰假誰真至于身榮之後弁髦經傳亦如遺香殘  
綠狼籍蒲地去不復省若肇陽公孜孜汲汲以羽翼  
經傳爲已任者有幾人哉予欲著述一家言思表見  
于世然未五十已蒜髮蝨齒自顧生平從微細夾纒  
滲漏處不少又舉筆往往犯前所謂六病爲之愧懼  
而止不若肇陽公言言皆孔氏廊廡間俎豆語也予  
休矣請置公一編于床頭仰而讀俯而思以爲公墨  
守何如

善惡報應圖說序

予得善惡報應圖說以授夢蓮兒兒從先生解歸挑燈向祖母榻傍讀之余復稍為指以禍福之說曰小子志之夫禍福之報至于千變萬化而要之不在天不在人而在爾我之一心古人不云乎一念不起鬼神莫知不繇乎我更繇乎誰此善惡之原也曰其心既變其形不得不變此報應之原也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此善惡報應自然之事自然之理也曰人而為善雖未得福禍則遠矣人



而爲惡雖未得禍福則遠矣此善惡報應之卽事卽理者也曰善且不爲而况于惡乎此其說空矣而實導不肖者無忌路也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私此其說精矣而實塞賢者精進門也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真識見也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此真入頭也曰他人僞惡我獨僞善何爲不可此真擔當也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真覆載也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真綿密也曰惠迪吉從逆凶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曰愛人者人亦愛之敬人者人亦敬之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代之此真報應也曰聖賢禽獸曰禎祥妖孽曰凶圉福堂此真圖像也噫此吾所謂不在天不在人而在爾我之一心者也小子識之予是不肖轉而請諸士大夫刻之以示同志



孝史序

自古訓世有二曰經曰史孔子曰吾行在孝經志在春秋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夫亦爲忠孝而設也此一部孝史也第詞微而事隱潘藻生乃搜采群書自天子公卿大夫以及士庶婦女自三代以及皇明而不離于土百行不離于孝又曰孝者老也親老子戴則孝矣又曰孝者教也教之問安視膳養生送死而

至文王至教具矣漢有孝弟力田者與邑令丞以事

相教無復繇戍賜束帛牛酒上尊昇官爵甚則帝王廟號率以孝稱隋唐黜去道德冲虛崇尚孝經明皇親爲註釋宋則立于學宮講于太學殿廷明孝經出身者與進士等我朝經筵不以進呈制科不以取士將無天造草昧抑亦日昃不遑故耶今前列孝經後翼孝史經以載理史以載事理非事不明經非史不著卽孔子孝經春秋相表裏之遺意也古孝經所在病者誦以愈鬪者誦以解火者誦以息天賜錢粟地出異草醴泉烏鵲同巢犬豕同乳盜賊弛兵而不敢

過孝子之鄉其間種種靈異莫可殫述經不載而史載之卽載之于史未有旁搜博續會萃而爲全書者今孝史一出王者得此爲舜文卿大夫士庶得此爲曾閔婦女得此爲共姜緹縈凡有血氣者傳說千里巷流通于耳目孝弟之念自不覺油然而生矣豈非名教之大根本哉藻生風孝謹苦土之次以孝史代讀禮代大報恩經不惜捐貲授之剗劂管吳興潘綜有司奏表其鄉曰純孝里君固綜之苗裔耶請進御覽頒學宮卽賜名潘氏孝史可矣

漢隸韻要序

吳興潘藻生束髮嫺文章尤好古文奇字每歎六書之法學士先生束不觀此如喜見漢官威儀而不知有三代禮樂也近得衡山文先生漢隸韻要傳之藝林屬序陳子余暗于此道願嘗與趙凡夫游頗得梗槩古者結繩既撤文字乃興禹岫嶼碑則科蚪書宣王石鼓則籀書其他如太昊金尊盧氏幣太公九府錢黃帝刀布皆小篆也小篆變而爲秦隸秦隸變而爲漢隸小篆始于李斯隸始于程邈蔡中郎減程隸

四庫全書  
卷之十一  
之八取李篆之二遂稱八分書此蔡文姬所述當不  
謬而後人以漢隸即八分又以唐隸之險怪者即漢  
隸即八分而名實皆莫辨矣不知八分無挑剔者乃  
秦隸可以用之權量印章八分有挑剔者乃漢隸不  
可用之印章而但可用之碑版此載在宣和博古圖  
集古錄及吾衍諸家所說而惟文太史祝京兆獨得  
其神此隸韻之所繇輯也文太史篆書刻本傳行獨  
隸書少自珉鐫外無聞者今得名筆鈎摹藻生又壽  
梓以傳非特後學之導師抑亦漢人之功臣也夫

### 孫石雲遺書序

今年小春早芳居初成偃曝簷下恨無秘冊可讀搜  
笥中得孫石雲先生遺書蓋姜重生所授也重生痛  
先生支庶零落刻而傳之以志凱風寒泉之感其書  
有淳化閣法帖釋文考異有新安十七帖釋文有瑯  
邪王羲之世系圖有印譜釋考有江滸迂譚有金石  
評考而遺稿附焉先生少負笈鄒東郭唐荆川兩尊  
宿之門厭薄經生言上下幾千年縱橫數萬里凡六  
經子史浮屠老子書無不流覽而尤畱心朝野掌故

六曹九大鎮八風九星之候玉臺金匱之文洞曉于  
心若指諸掌督撫胡中丞招羅幕下先生不得已杖  
策謝之囊括而退嚴文靖相國以書幣至則抗言直  
辭不爲忤曰士固伸于知己耳以先生慷慨自負假  
令得時而駕非借箸畫笏高議雲臺則將介馬而馳  
笞兵絕塞之外可立取通侯印如斗大而有志無時  
遂以丹陽一布衣終老晚年精青鳥及岐黃鵲意家  
言其意謂造物不能陶鑄我我當代造物以此陶鑄  
人歎者使之生貧者使之富不居然司命乎先生孝  
友天植居家處鄉皆淳直有義味其與諸前輩尺牘  
所論皆古今法書名畫無一毫人間煙火語若其指  
斥疵類撫辨異同卽古人不少貸可謂金石中之董  
狐矣今先生遺書漸狎酒鴟蠹腹中其風流慷慨宏  
覽博物之致日遠日亡海內至不識其姓氏里居卽  
博物如楊用修王元美後先參差又不及與之塵尾  
相難良是恨事差喜祝京兆文太史父子抵掌比肩  
有箭鋒函蓋之合且又姜宮保志其墓重生傳其書  
誰謂孫先生果化爲泰山無字碑哉

尚書耦耕草序

武水莊虞卿錢抑之習尚書家言其文昌于時矣虞卿深沈著書恂恂有道君子也抑之年少而心綺才高而氣下兩君不出出必度有所見而乃私命其文曰耦耕嘻可怪也南華之言曰鹵莽而耕之則亦鹵莽而得之滅裂而耕之則亦滅裂而收之斯二者固而家莊先生文章法也而余讀楚茨大田諸詩其田野之民迓田祖而三祝之者不過曰去其蝥螟蟻賊而止矣尚書非三代之文哉而經生家吹二氏之燼

旁綴而雜飾之至欲與典謨訓誥之詞相輔而行其  
否者咻咻覆以爲異此兩君不敢強同于天下而以  
耦耕自託也蘇子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  
源實出于王氏而王氏之患在于好使人同已荒瘠  
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蒿此王氏之同也嗟乎若今日  
則蝥螫且及天下豈特黃茅白蒿乎哉虞卿抑之力  
斥其世俗所謂不典之好悉櫛而去之而斷以先民  
爲型心相語調相諧也力田逢年其在斯乎予山冠  
草衣久作松間瞌睡漢一片石中書幾成虞蒞間田  
兩君不揣而問以序無亦謂較晴量雨老農尚有微  
長歟予則豈敢他日負耒而鉏以觀兩君之裘馬休  
休過而適余隴上可也

閱耕餘錄序

劉邵云士必先平淡而後求其聰明微獨人鏡讀書亦然孔明畧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此讀書平淡法也然惟有二公之聰明故至此漢昭烈敕後主云聞丞相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陶詩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古來深湛讀書又無若武侯靖節者而曰畧觀曰不甚解將無爲酸子藏拙地乎吾友叔翹張公秀才時嘗註文選及顏氏家訓諸編日與玄超長輿兩先生玩古尋書蕭然衡泌已擢名魁歷



陶翁先生集卷之十二  
官粵東觀察使威德暢于遐方而性樂退素篤請東  
還憤俗憂時改築龍華故里筆錄數卷皆閱耕時所  
著也此書簡而括雋而與凡後生襲繆承訛先朝老  
輩關係風教之勸戒文史之異同者皆一一拈出有  
擊蒙發蔀而不詆訶有抵掌解頤而不嘲謔穿穴理  
窟抽振談藁非天下之至博者其孰能與于此公面  
如削爪心如集木好謙演慎物莫能窺而與之論四  
部七畧之書古今六曹九大鎮之故時然後言袞袞  
極有義味若以人望見推換節邊腹何足竟公之武  
庫也獨不屑徵逐時豪堅白玄黃角聰明勝負之局  
閉門著述自附于村氓野叟不識不知者流讀其書  
可以知其胸中平淡之所寓矣公之言曰閱耕云者  
但彷彿歸田錄知稼翁集遺意如淵明植杖于東臯  
孔明躬耕于南陽古之人古之人則吾豈敢

問青閣集序

往馮元成招余同居曰吳閫寒山寺碑可讀臯橋不  
梁鴻廡可栖子何必戀戀峯泖爲哉余曰陸士衡詩  
不云乎予本水鄉士攬轡臨清泉近者考室澗阿花  
草蔚暎有二三隣曲並坐釣弋獨聞泖濱有君餘子  
擁戶讀書其詩文又香又艷好事者傳來奏予讀之  
心神開爽此吾松僑盼也吳閫有之乎元成報書曰  
良然良然因郵問青閣集叙見眎即孔北海之于正  
平蔡中郎之于茂先其歎賞無以過矣君餘自少如

陽春公先生集 卷之十一  
玉樹瓊枝神采秀徹公車言最工未得售于是盡發  
其磊砢峭岸之意寄之獨詠獨歌自鳴自躍雅不求  
人知而遠近聞聲相慕之流輻輳向之非磕膝而談  
則接手而飲上師契稷下友稽阮披其詩文如異人  
乘毛車如狂客挂海席如登七寶臺如浴百英粉秀  
膩芊綿踈快豁達要以暢其胸之所欲言喉之所欲  
轉筆之所欲舞而後已彼秋林之短羽促鱗瓦鷄陶  
犬豈能與君餘並駟爭先哉吾吳下士逢衣緩帶從  
大人先生偃僂而讀濂洛家言近慕兵遠左聞道旁  
介馬劍槩聲則橫鞭相揖慨然有封狼居胥意往往  
置騷雅不論具非文人本色余獨否否彼一時也不  
與聖賢講學此一時也不與豪傑談兵惟白茆簷底  
下曝背擁爐以自愉快若低迷思寢轍閱問青集一  
過覺正始風流去人未遠更進則余請坐桑上君餘  
坐桑下快談移日而後別即吳兒舌可結頰可穿也  
恨元成游岱不復聞吾言請次其序後而奏之

盧九似讀史笥存序

吾松峰泖彈丸耳遊者不鄙而臨之往來漸熟兒童  
牽衣而迎曰吾家先生至矣詩筒酒瓢迄今不乏而  
清風古道獨於盧九似先生有可懷者先生東陽世  
家之宗傑也自少嫻公車言少年老輩靡旗仆轍以  
避先生視一第直腋下物耳其後同舍生摩天而飛  
多颺去爲顯人而先生獨以明經貢大廷屢奏屢格  
未幾長公雋於鄉先生自此棄繻決矣生平有嗜古  
癖自經史子集以及葱嶺葢珠之言無所不淹貫吐

陳希公先生集 卷之十一  
糟粕剥枝條神采飛揚議論英偉有得輒劄記而笥存之既不敢鑿空彈射以苛摘人之瑕亦不敢強復好辯以必伸已之是秦圖炤膽漢律引經皆平情如法而止其晚年之定論哉昔東坡云近來立論獨有秦黃張晁四學士餘未敢輕許若使見先生所論著必且喜見鬚眉別開手眼推轂於東觀北門惟恐後而忍令往來吳越燕趙之墟僕僕於短褐蹇驢上乎雖公卿倒屣弟子捧經而年踰知命無所遇壯夫追恨於雕蟲烈士悲歌於伏櫪且欲賣書以沽酒賣鏡以沽酒賣劍以沽酒讀其詩慷慨傷懷可嘆也或曰先生經明行脩盍不爲薦舉地先生曰此正吾羞而不屑爲也但作峰泖間寓公客卿足矣會稽楊鐵崖天台陶南村日與八十二老眉公彈經射史以爲樂薦舉紛紛勿汙我耳若館閣諸公慕先生而不得見卽見未竟其胸中凜凜袞鉞之萬一長公出讀史笥存示之當爲搜采人物者惜不當爲先生嘆也

錢穉宣遺稿序

吾郡有二錢長公穉宣次公穉文兄弟競爽海內望  
之如雲間二陸次公非禮不動時然後言長公才氣  
跌宕橫口之所出橫筆之所書前無古人旁無時輩  
嘗督學試扶病擲筆而出不能竟二題而神采陸離  
光怪內耀學使者手之咋舌嘆曰一真許勝人多多  
許即百斛珠豈能易此明月哉君才不可控揣而內  
實深沉有藏心于淵胎息于踵之意間嘗作史論古  
文詞示余痛快奇爽超出于喉嚨目睫而透入于肺

陽春公先生集卷之十一  
肝精髓之內若使天與之年搏角而上食肉而飛直  
談笑間事而詎意穉宣之遽止此也穉宣歿後誠甫  
尚作孺子啼賴次公護視如護頭目而肇陽先生又  
時時程以涿泗濂洛家言誠甫惴惴惟恐隕越先人  
之令聞是懼每讀古笥諸草應聲淚落沾漑紙上因  
手較而梓之若使生男不如誠甫此文不付之蠹腹  
蛛絲便如唐告身僅博酒家胡一醉耳不知其人視  
其文不知其父視其子穉宣可謂不亡矣

### 單尊僧詩草序

士可以名天下而獨有性不好名者吾見一人焉曰  
單君尊僧君未冠文章敏妙退而爲詩歌小令竿綿  
香艷情癡者讀之幾不能自持而君介立不隨人異  
同英藻新聲繹絡奔會而未嘗拈片語呈似客客有  
招之入社者但謝曰生平于此道未閑而不知其久  
已稱詞場老將矣夫魯男子不願學柳下惠而英雄  
如桓大司馬乃喜類劉琨李將軍之箭飲羽沒鏃而  
惜之者曰胡不同衆人射虎而乃射石人之識度異

同豈有涯量哉糝餌釣魚不能釣龍磁石引鐵不能引金卓識如單君非悠悠者可得而相也君風華詳整時然後言平淡極而烜爛生深拔久而鴻麗出自詠自歌自怡自悅余得其詩于紈扇錦箋之上玩味不忍釋徃徃心許而心師之自是身名俱泰人而君實不以蜉蝣之譽爲重輕似學道而有得者寧金馬秘書郎已乎管方正學與鄭仲辨書云人不生則止生則有無限向上事而竊取于文字間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吾子之以文稱我也今而後知其過矣蓋大人君子之不樂文名如此而况于詩單君其遜志之徒哉蓴菜出吾鄉有寒水如脂凝附于紫莖綠帶旁土人謂之蓴水君字質生而今更曰蓴僧其冷淡可知也情性冷薄則詩品安得不高吾謂士可以名天下而性不好名者獨蓴僧一人良非虛語



綺詠小序

吾友汪然明陸機所謂豪士伶玄所謂慧男子也每  
笑素封都君築銅陵擁金穴水種千石魚澤量千足  
歲收千斛黍千瓮酒此白痴小兒豪舉耳曾得邀  
名姝一笑名流一盼乎然明去新安跳而之西湖造  
樓船讀書其中知有西子湖便當有佳人才子有佳  
人才子便當有觴詠翰墨有觴詠翰墨便當有寓公  
客卿相與約束鶯花平章風月然明蓋其人也四方  
客至輒命彈絲奏肉拈韻闡題然明之詩往往從虎

穴龍領中得來敏妙風流便娟宛變醉書白練度曲  
紅綃久則團扇錦瑟之傍郵壁旗亭之外莫不抄寫  
謳吟播在人聽然明亦足以豪矣又有二三女校書  
清言無對詩畫絕倫嘗使高才撤翰意銷游冶望崖  
而返顧獨推轂然明與時論同出一口譬如闔閭百  
八十寵姬嫺習孫武子軍令前後左右悉中規矩無  
敢出聲非然明俠骨綺心何以致此頃武林燭龍三  
飛燐灼民居萬數又徵調良家子舞槊弄弧介而馳  
國門內外遼左川西羽書跼跼震矣萬一戎索不馭  
西子湖豈復尚時面目哉則今日然明之標格才情  
與交遊風物太平之盛不可不見之詠歌也

銘心訓序

張宿甫以司空郎報命八月十八日戒行初六日冒  
奇暑夜叩余白石山高齋就宿曰明發願有所請既  
盥櫛則手一編曰銘心訓此亦山贈公遺言也余讀  
之曰此豈止君家袖中之簡蓋一世聾聵實箴砭焉  
先生本名闕自侍御中翰及大宗伯垂纓帶綉者數  
世先生獨以老諸生垂頓草堂士剗間晚得宿甫置  
膝下歌咏不輟間掇數語皆透入世諦不離人情遺  
落俗諦又不墮空見無意爲文而至文生焉大抵訓

族似顏之推柳玘家法寡欲知足似陶靖節白香山  
遺子以安似龐德公吟弄風月似邵堯夫按節歲似  
荊州洛陽風土記其警世卽置之寒山拾得錄中莫  
辨也先生真有道君子歟踐履實故言不虛發名心  
淡故草不示人宿甫從殘煤斷楮中以意譯出寶爲  
張氏天球河圖然以此貽之同好正如布帛菽粟微  
獨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卽軍國宮府之需皆在是此  
無位之經綸有用之道學也宿甫任不營宦家不營  
產清真高簡雖以其籍山水自娛其亦不愧亦山先  
生子矣余故樂而序之且幸此訓之有所托以不徒  
也

冒羲元存笥草序

余與如舉羲元冒公皆以仲冬七日生余差長五歲  
壬申嘗探詞祝公七十恨爲長江所限不面覲而神  
交又恨未得其全集讀之以盡公枕中之秘冒氏自  
潛德先生及羲元公號稱聞人聞家而王弇州又推  
江左僻姓冒居其一不知羲元公之博學洽聞經笥  
武庫屈指亦不在第二公乙酉舉于鄉屢格南宮隨  
牒拜安陸令治聲流聞爲熊經畧所奇重推薦之贊  
畫不果僅授永平司理余讀公居鄉條議

居官讞詞以及幕府軍書啓牘之屬皆中款導蔡確  
中機宜練達而不迂濶深沉而不輕剽鮮華而不掇  
拾明健而不支浮經術文章卓然可當一面緩急而  
惜乎遭時奇蹇有出於尋嘗仕途宦海所謂羊腸虎  
口之外者公見知于 文定蕭太史不遇又見知于  
王大司馬孫樞相不遇晚遇能經畧當路問夾袋中  
人物首以公對出關僅浹歲而熊公以人言去矣奴  
薄遼陽奸民內應永城陷矣陷城中五日而始得間  
出又十日而始渡遼河又三日從驟雨濃霧中脫牛

庄之阨而始達廣寧大中丞見之抱持泣念公理官  
無守土之責置酒贈金給郵符生還而生平之著作  
皆化爲子虛矣今仲似祖所搜錄其放失之餘僅得  
零星數卷付之梓人以微見公精神之所寓焉公題  
曰存笥小草志感也陳子慰之曰公無傷公不見沁  
水張忠烈見平公平乎張忠烈殉難遼左未獲首丘子  
孫走篷翟吊螻蛄盼盼然從數千百里外招魂望祭  
而哭之已而悟曰易朽者骨不朽者神神之所憑憑  
于著作故都督司農梓忠烈遺集而走幣空山微予

陽春先生集卷之十一  
三十一  
爲之叙今公不死虜不死兵生還故鄉老臥牖下子  
孫環繞上觴重刻笥中小草藏潛德先生萬卷樓中  
視張忠烈孰幸孰不幸哉故爲冒氏額慶而叙之以  
傳

北新鈔關志序

關之有征也說者謂筭舟車起于漢武元光元狩之  
間而實非也嘗攷故牒周有司關掌國貨之節秦四  
關漢八關唐二十六關後周三關宋元不勝紀其關  
使者漢有關都尉梁有太府卿唐使宰相兼領轉運  
使宋令樞密直學士監之元設財賦都總管吾朝宣  
德四年始創鈔關者七督以御史則體褻監以有司  
則權分遂特遣司農尚書郎有專勅有關防若武林  
北新關蓋其一也武林當吳楚閩粵大觚處水浮陸

走蟻附麋聚此桑孔之所望而色喜而伯夷避之以爲賦而不可向邇者也初雲陽荆公以叙得選遂巡三讓大司農敦趣之始視事當萬曆戊午春夏之交下尺一募兵浙中厚集舟師以爲遼援大賈聞之萬櫓停閣而又以積雨爲祟蠶事不登關稅幾且大誑矣公歎曰國家方急遼餉議設處議抽扣議搜括而部使復泄泄莫爲之所前有簡書後有新旨其將何以報命于是矢清白去苛碎塞竇蠹汰冗浮無競尺寸無盡錙銖近者悅遠者來商不告困課不告窘乃

修公署乃甃長街而復廣搜故實以及王許二公之舊纂集成新志曰建置曰命遣曰禁令曰經制曰則例曰課額曰責委曰鈐轄曰區行曰利弊曰因革曰官績曰公署曰人役曰藝文共十五卷而後先終之以論著條派臚分燦然畢具良工苦心盡於此矣抑聞之范文正云與其取于農不若取于商夫商亦人耳探虎穴踐蛟宮而乃操之如薪束斂之如箕張五方大賈有立槁而已是曰人鬼關縮舊額以市利踰新額以市名夫市心與市貨其奚擇也是曰義利關



志在則賢者以勸使人昭昭志亡則不賢者無以戒  
使人昏昏是曰夢覺關三者關頭惟荆公與余言之  
深切著明而志尤隱隱躍躍不欲自暴其飲米酌水  
之意故余特代公拈出之并以告之伯夷其人者

### 花鏡序

余夙負花癖徃徃犯風露廢櫛沐嘗與平頭長髯手  
自藝植且私自評曰子猷竹靖節菊隱居松茂叔蓮  
和靖梅諸公皆有花木之好然僅如伯夷清伊尹任  
柳下和未若尼山氏之時也正荷鋤偃息于花底客  
有持花鏡一編示余余曰秦圖炤膽魑魅遁形得非  
以此義炤百種名花使崔玄微圃中緋衣綠裳望而  
却走耶及及覆研閱非騷人才子多離索之感則賢  
姝名媛寄淒愴之懷夫化工杼縞筆端花也光芒陸

離劍鏘花也描情寫意解語花也香艷繽紛天雨花也無負春披荆之役有擢莖吐蕤之奇集衆香國菘長春圃太華井蓮唐宮玉葉月娥青桂之枝海客朱藍之葉靡不羅而炤之鏡中半笑迎風弄妍得雨花無開落恨鏡有不謝花寶馬踏紅離車清蔭金鈴紗幕盡屬後塵而區區好梅好菊云乎哉時乎時乎若離若合有情無情守此花鏡一編可也

閨齋吟稿序

余往見先達好士者無如秀州黃學士名流請門輟食倒屣甚則更相揚詡務使之有聞于時而後已其後士以此通顯者甚衆而兩子一爲中丞一爲廷評皆孝弟廉潔才名競爽則公好士之報也公嘗款余碩寬堂履素侍酒無翔態沸辭無衡視顛揖恂恂若不勝衣居恒十一示疾十九下帷門無雜賓室無長物間嘗拈有韻語與公車言謹笥之不數數示人也頃出閨齋吟稿過余曰吾與子游于塵垢之外而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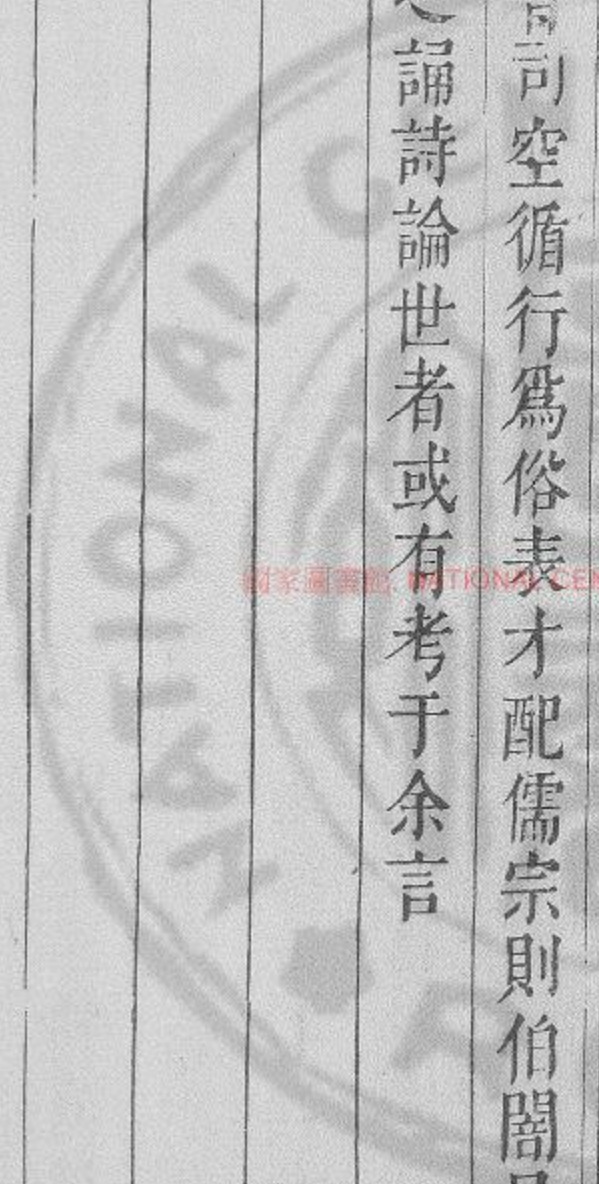
忘于無臭味之表久矣盍爲我叙之夫國朝之詩大  
約三變聲調高華者一變而爲叫號思路幽微者再  
變而爲呻吟快口流便者三變而爲里言巷語始之  
以無文終之以無忌憚而詩之脉絕并讀書之種子  
亦絕矣此如寒峻下農炙怒蛙以爲羨網枯蚌以爲  
饌豈知安成食五侯鯖哉錦衣玉食之子惟有唾而  
去耳履素生長于積水蛟龍之淵沐浴于父兄積玉  
之圃負異才故咀有異趣飽異書故颺有異彩倦游  
如司馬子長而漁陽盧龍之作沉雄酷似少陵多病  
如衛叔寶而傷逝悼亡之篇香艷不減庾鮑至于痛  
纏烏鳥義篤鵲鴿攀禹湖之龍髯而無從嗔遼陽之  
封豕而莫翦不覺悽愴宛轉情見乎詞悲憤飛揚義  
形于色即或對傾城擁名士脫囊穎拂紗籠姓氏雖  
香交游非故睨其泣矣詩容已乎此皆本于性情止  
于禮義高華而不傷氣幽微而不損神流便而不降  
格藹乎吉德君子之言粹然大雅正始之脉惜學士  
不及見此詩耳履素通籍後都人士挽留館試獨堅  
請省毋歸蓋落落忠孝人也彼且不願與木天貴人

陳省公先生集 卷之十一  
爭短長又不屑與詩人三變者分曹而角鄭衛而獨  
問叙于空山寂寞之陳子陳子老不談詩但有小築  
在白石山下花木鮮秀彷彿類裴道人青園橋東宅  
履素能如王廷評一訪我乎請以君家閨齋吟付青  
衣碧玉箏度曲于十里櫻桃花下仙仙乎不復問霓  
裳羽衣矣

六欲詩初稿序

吏部伯闇賀公甫登主爵忽解纓弁良朋慈母敦勉  
就道入都一月抗疏還山朝野聞而壯之公每過余  
談擘畫國家成敗利鈍洞中機宜老手苦心罕見其  
耦間一憂時感事徃徃轉嗟輦眷忠愛之意溢于言  
表三復公述懷諸詩可涕也若初稿去公諸生時已  
三十年餘公比時制舉義名重海內守相下車弟子  
負笈東西徃來禮于其廬者羔雁綦履相錯公一切  
謝不屑作六欲古詩以見志其自負已氣吞古人矣

余嘗質其詩及質公之生平無弗酬者公孝友廉潔  
內外言無間而不欲市賢名鴻裁麗藻琬琰士林而  
不欲市交名片言尺牘立劑人緩急甚且質貸繼之  
而不欲市俠名晚達早退志雖未竟竟之可以班賈  
陸軼韓范而不欲市勲名胸中無一點塵俗亦無一  
點殺機此玉宸金粟家風也而不欲市二氏名名心  
淡故標格高標格高故聲韻雋即小才亦不不爾  
栗里之間情宋廣平之梅賦何足挂豪士胸臆哉八  
家賀方回能詞而不能詩賀季真能詩而不能經世  
後之誦詩論世者或有考于余言



來鶴堂詩稿序

孫公叔原倅吾松三載薦紳上箋臺察聞之王爵氏  
特加郡丞以旌異能公居官廉潔矢不負先公飲冰  
之訓間以謁上官餘暇紆覽名勝發爲歌詠或署書  
題榜着着目于山水間余陰察公風神閑澹度必有  
所本已讀來鶴堂詩稿而後知孫氏風雅之宗厥惟  
遠矣當隆慶庚午甘露降于大庾之紫薇占者當有  
奇士薦是歲孫子樂先生舉鄉試第一士林額手稱  
快已屢上春官不遇謁選得陽春再令唐縣所至引